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九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汪存堉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九下

藝文志十九記下

存化書堂記

明　薛瑄

襲封衍聖公孔君彥縉作堂庋積古今書名曰存化書堂盖取過化存神之語以景慕先聖之至德且以自勵云爾正統辛酉春予至闕里謁先聖退遂登其堂君告予以名堂之意如前所云者且求為之記予

惟先聖存神過化之至德豈易知哉在當時顔氏知之曾氏知之其次惟端木氏幾足以知之及子思孟軻氏没涉秦歴漢魏晉宋齊梁隋唐之季知者寥寥焉罕見其人至周程張朱四子者作始克探先聖之至德於千載之上而繼孟氏百世既絶之知而朱子猶謂其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顧予何所知而敢記斯堂乎雖然嘗誦先聖遺經以及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言而竊求先聖身心之實矣則其至德或可

彷彿其一二乎蓋先聖之心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但其寂然不動之時初無聲臭可聞無涯涘可測此其所存者神與先聖之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雖與人同而踐形盡性則非人所及故其身示至教如天之垂象凡所經歷威儀辭氣所接即羣動無不孚格變易此其所過者化與夫先聖之至德如是而君以之名堂真知所景慕哉然先聖之至德非獨先聖有之乃天下萬世所

公有者也况君以神明之胄亦既知景慕矣所謂自勵者其可忽乎居是堂讀是書存是心脩是身加之以篤信持久不息之功將見周程張朱氏之知者不在乎他姓矣

山東按察司題名記　　明　薛瑄

古者職風紀司諫諍各有其官我皇明有天下準酌古今定立官制乃罷諫官而以言責付之風紀凡任御史按察者於百司之邪正庶獄之寃疑既得扶抑

而伸理之至于國家小大之政生民休戚之情又得條陳其得失而疏通其壅蔽是其關繫治道之大類非他比故自祖宗以來著令選任風紀必於端人正士通儒術識大體者取之而雜進之才弗得以厠其間列聖重光咸用兹道今皇上祗若成憲爰自臨御之初即簡飭内外憲臣使各脩其職繼命儒臣考定憲綱成書頒布風紀諸司俾遵行之由是紀綱以之大振庶政為之咸新正統元年夏予自内臺來僉山

東憲事又三年為正統四年金谿王公裕亦由御史
陞秩憲副嘗與予論風紀之重如前所云者將刻今
按察諸公之名于石仍虛其次以俟後來之為是職
者并刻焉且屬予記其事嘗觀司馬公之記諫院題
名也謂後世將指其名而議其忠詐曲直有可懼者
今之選任按察既為國家所重所謂扶正抑邪洗冤
澤物論天下之事廣視聽之公關繫治道之大又非
特諫諍之一事而其列名茲石也後之人亦將歷指

而議之曰某也賢而舉其職某也否而瘝其官是其可懼殆有甚於司馬公之所言者矣然則凡我風紀君子其可不自重也夫其可不自慎也夫

舜廟記

明 薛瑄

有大聖人之道而功被於天下萬世者固宜為天下萬世之所崇奉若濟南府之有舜祠是已舜耕歷山史記以山在河東今濟南府歷城縣亦有歷山故後人因立祠焉夫歷山之地不足深辯獨舜以大聖人

之道功被天下萬世人得而知之則濟南立祠以致崇奉者夫豈過哉正統初瑄以菲才濫官山東憲司嘗進謁祠下因追仰聖道於數千載之上今去濟南二十餘年矣方以老病退居河汾山西憲使王允郡人也以書來曰吾濟南故有舜祠歷年滋久木瓦腐漏不可以妥神揭虔天順二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公富巡撫山東因謁是祠見其圮剝之甚退謂藩臬官僚曰舜大聖人也是郡之人既立祠以崇奉而

屋宇弗治如此幾於慢矣曷圖所以新之又二年為天順四年於是都憲洎藩臬以濟南知府陳銓才可集事俾董祠役銓量材計工自殿寢廊廡以及外門次第俱新宏廣壯固皆有加於前時又擴其隙地繚以周垣幽邃清肅允稱神栖始事於是年之正月逾月而工訖夫斯役也實乃崇奉聖神而有關於世教不可無辭以紀其事敢丐文俾刻之石以垂永久瑄忝數十年前既嘗謁祠下而追仰聖道今茲之舉固

宜有言夫舜之所以為大聖者以其為人倫之至而精一執中迺萬世道統之源禹湯文武之君臯陶伊傅周召之臣孔曽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之聖賢雖行道明道之功不同而其相傳之心法實皆遡其流是其功被於天下萬世者曷有窮哉今聖朝方以有虞之道治天下溥海内外咸底休風然則是祠之新匪徒崇聖道於往古實有以仰若聖朝為治之意有關於世教也遂書其事俾刻之

堽城堰記

明 商輅

汶泗二水齊魯名川汶出濟南萊蕪縣泗出兖州泗水縣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舟楫浮於汶者自兖北而止浮於泗者自兖南而止元時南方貢賦之來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寧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清乃於兖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由濟河注濟寧

兖北築堽城堰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汶之下流又築戴村堰障之西南流南抵濟寧北抵臨清而汶泗二水悉歸漕渠於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之曰會通河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漕運向之河堰廢損殆盡太宗文皇帝遷都於北爰命大臣相視舊規築堰疏渠漕運以通第堰皆土築每遇霖潦衝決水流洩溢漕渠盡涸隨築隨決歲以為常民甚苦之成化庚寅工部員外郎張君克謙奉命治河歴觀

舊跡嘆曰濬泉源疏漕渠此歲不可廢至若堰壩以石易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循弗為經久計乎於是督夫采石首脩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凡應用之需以一歲樁木等費折納沛然有餘曰斯堰既脩堽城堰亦不可已方度材舉事遽以言者召還已而廵撫都御史牟公覩其成績極加歎賞騰章奏保用畢前功至則以堽城舊址河闊沙深艱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縈絡比舊址隘

三之一乃謂於此置堰委兖州府同知徐福等分領其役儲材聚料百需咸備明年春三月命工淘沙鑿底石如掌平底之上甃石上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煑秫米為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面用石板甃二層廣一十七尺開甃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木板啓閉遇山水泛漲啓板聽從古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濟運河兩端為逆水鴈翅二各長四十二尺順水鴈翅二各長三

十五尺中為分水五各廣二十三尺袤一百三十尺兩石際連以鐵錠石上下護以鐵栓㔸口上横以巨石或三或四各長十餘尺河舊無梁民頗病涉堰成遂通車輿有元舊閘引汶入洸洸淤汶水不能入茲堰東置閘為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為分水一旁為鴈翅二亦用板啓閉以候水之消漲漲則閉板以障黄潦消則啓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乃㔸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患

不致南浸洸河免於沙淤閘之南新開河九里引汶水通洸河口逼崖自顛至麓皆堅鑿石兩閱月始通肇工於九年九月訖工於十年十月是役所費較之金口不啻數倍而民不知勞似前折納之外所增無幾蓋處置得宜區畫有方所以開漕運無窮之利者實在於此都憲喜其功之成命兖郡守錢源徵予以記往歲克謙還自東魯語及修堰之役予心善之及克謙再行予實從臾乃今績用有成可靳於言耶昔

白公穿渠民得其利歌曰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若克
謙斯堰之築漕河久賴公私兼濟視白渠之利不亦
尤大矣乎予故備書其事為記克謙名盛常之宜興
人也天順庚辰進士都水員外郎功名事業此其發
軔云

孔融祠記

明　黎　淳

東漢孔融氏由中軍候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
數正言攻之卓乃諷三府同舉為北海相今濰縣是

已時黄巾冦數州惟濰最為賊衝實欲陰傷之公到郡即收士民起兵講武賊雖屢敗屢至其民賴以安戢無事且為制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槨以斂葬之在郡六年政聲赫然四境之人被其惠化之深相傳累世猶歌思不忘宋政和間濰守韓公通守慕容公為立祠以慰濰民之思又作論古堂於其西用祀濰之名賢君子如學術則有逢紛庸譚郎宗鄭康成甄

宇徐房徐幹孝友則淳于恭王裒王閭呂元簡節義
則禽慶王脩杜松蕢正直則牟融周澤王儀是儀韓
熙載操尚則公沙穆邴原王昕隱德則逄萌管寧知
人則郎顗高構高義則孫嵩劉敏元政事則滕撫張
允濟共二十九人皆合祀於堂俾鄉人有所感發效
則歲久傾圮惟孔融氏存焉迨我朝立國百有十年
令邑者因法令弗及置而不議成化戊戌適麻城宋
侯紹東出尹茲邑顧堂已久廢祠亦敝壞乃謀於僚

佐募於富民鳩木集工合建一祠計五楹而周以垣凡器用皆備又議以漢之朱邑杜密唐之竇琰李邕趙居貞宋之許仲宣楊美張壽韓浩皆素有治聲於濰者與孔融氏並塑像以正其位傍列紛譚以下諸賢配焉更名曰名賢祠擬歲凡祭丁畢尹率僚屬諸生徒從事於其間祠成乃走使京師徵言以記其合祠之意予謂諸賢之功名節義道德文章皆炳炳烺烺載之國史傳之天下後世凡世之欲為賢人君子

者未嘗不起慕起敬而視以為則況濰之人士沾溉其流風遺韻既久且專豈無感發而興者乎亦惟長民者鼓舞倡率之何如耳侯於法令之所不及者猶能惓惓如此其於民事之所當為者從可知矣繼此以往使遠而仕乎是邦者能法諸賢之政事以化民則治效可得近而生乎是邦者能法諸賢之行誼以脩己則民俗可厚其於世道未必無補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當書此以俟焉

安平鎮減水壩記

明 李東陽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為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截流徑趨奪汶以入於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既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特命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鋭總督山東兵民夫往共治之僉議胥協疏塞竝舉乃於上流西岸疏為月河三里許塞決口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上則疏賈魯

河孫家渡塞荆隆口黄陵岡築兩長堤䖏水南下由
徐淮故道又議以為兩堤綿亘甚逺河或失守必復
至張秋為漕河憂乃相地于舊決之南一里用近世
減水壩之制植木為杙中實甎石上為衡木著以厚
板又上墁以巨石屈鐵以鍵之液糯以塡之壩成廣
袤皆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為竇五梁而涂之梁可引
繩竇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衝齧水涸則漕河獲存
庶幾役不重費而功可保工既告畢上嘉乃績賜興

歲禄二十四石加銳太保兼太子太保增歲禄二百石遷大夏為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又勅輔臣為文各紀功績臣東陽當紀兹壩之成臣竊考之治水之法疏與塞而已矣塞之説不見于經中古以降隄堰議起往往亦以為利利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為輕重若敺役土石當水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太迫後患尚未形周思豫制以為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況兹壩者勢若為障而實疏之故

其疏不至漏障不至激去水之害以成其利暫勞而永逸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博矣揆之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云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易象財成書陳脩和君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今聖天子勤民思理重餽餉憫流塾宵衣而南顧者累歲非二三臣之賢其孰克副之當決之未塞也水勢衝激深莫可測每一舟至百夫弗能勝則人船俱没捲埽築堰垂成輒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

然失之若未始有者羣議喧鬨皆欲棄而弗終改而他圖葢方禦患不暇而何豫備之有及臣職就工而地靈順軌不逆性以制物不後天以違時而又從容優裕以圖可久之利銷未然之患誠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則鑒往轍之覆而思成功之囏脩廢補罅以期不墜庸詎非有司之責哉嗚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以為而不為彼宦成之怠交承之諉遺智餘力而莫為盡未有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于水

監當于民監斯言也亦可以喻人矣唐韋丹築扞江隄竇以疏漲詔刻碑記功著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為明命復工始于乙卯春二月畢於夏四月凡用夫萬六千巨石萬有竒糲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倍十而五鐵為斤萬一千他物稱之分董是役者山東左參政張縉今擢右通政仍領河事按察僉事廖中遷副使都指揮僉事丁全署同知文武吏士進秩增禄者若干人皆刻其名氏于後云

董子祠記

明 程敏政

周衰道否極於秦至漢中葉乃有董子董子生孔孟之隣自其少時力學至三年不窺園遂究極斯道獲有聞於坑焚之餘西京諸儒不及也盖其論道之大原出於天合子思分利義王霸合孟子對天人三策又有得孔孟體立用行微顯不二之義致君三代比跡伊吕誠有其具焉顧武帝方喜征伐求神仙相公孫弘等而樂談俳詞賦之士有道如董子者弗之用

豈世運使然亦斯民之不幸也高廟龍興文運復盛
洪武乙亥詔以董子侑食宣聖廟庭憲宗朝又用輔
臣言追爵廣川伯董子之道益顯而廣川實其故鄉
舊屬平原今德州也有書院在儒學東久廢正統辛
酉知州常景先得石碣於廟庭東廡下書刻董子讀
書臺五字詢其故址復焉繼知州事王縉戸部主事
畢孝𠛮祠堂八楹堂後合鄉賢祠名之曰聚賢則成
化癸巳也今參政林君元甫僉事鈕君清行部德州

以隹宇圮陋請於巡撫熊公翀命濟南同知王從鼎俾為專祠肇工於弘治乙卯孟夏踰兩月落成士民大悅以為盛舉不可無記走謹書之俾生於斯學於斯者其未達如董子之志毋燕游廢業其既達如董子之策毋曲學阿世以副我列聖主張斯道之盛心庶新祠之成不止於潔豆登侈輪奐而已諸君之功顧不大與

重修顏文姜祠記

明　楊文卿

顏文姜祠歲久摧敝四方禱祀之人蝟集鱗聚失所

瞻依歲久施錢皆為旁近無賴所私弘治八年汝南

都憲熊公翀奉璽書巡撫山東行部於青道過祠下

顧盼徘徊重念國家以孝治天下而孝婦有廟若此

何以勸勵風俗乃以濟南衛百戶朱英核實施錢之

入用以市材鳩工廟貌若生士庶具瞻孝思興起謂

丈卿不可無述夫大道未隱人各親其親孝之名未

著世德下衰始以孝為卓行然季武矯而服縗子春

强而過禮文舉忍而棄子飾情要譽非孝之經至於姜詩之妻泝流汲江以順姑好董黯因母思飲大隱溪水徙居溪旁以愈母疾此皆本乎天性協於至情其事有同於孝婦者焉若婦之孝生既能名室湧泉没又能神於一方以福庇其人民其孝之至者與顯受封號而廟祀於無窮豈不宜哉庸書以著厥美并繫頌禱神辭俾鄉人歌以祀孝婦於永永其辭曰泉涓涓而湧室兮孝婦之德河湯湯而遠逝兮孝婦之

澤澤之流兮民受福德之化兮民無忒食斯土兮其廟翼翼翼翼視如在兮其靈濯濯永神休兮與國無斁牲蠲潔而在俎兮桑醪在堂靈風飄而滿旗兮神其來嘗歲用登兮時雨時暘人用康兮厲鬼潛藏惠孔嘉兮佑善以祥昭厥鑒兮有惡斯殃俗用熈熈兮儷美陶唐

臨清廟學記　明　李東陽

弘治丙辰春知臨清州馮侯傑涖政之初謁先聖廟

見其殿廡宏闊像設嚴整器具精備尊經有閣會講會饌有堂堂有室門墉涂徑規制井井嘆曰真偉觀也偏閱碑記皆永樂正統間縣未升州時所建乃集諸師生問其脩治之故皆曰按察陳公之力也問其財用所出曰刑獄之贖金及凡所區畫者而吏民弗與也則又嘆曰學政弗修者吾有司之責也公以明天子之命分憲一方庶政攸萃而兵與刑又其急者乃以餘力留意於教化之地而不煩於民吾黨之愧

也不亦甚乎於是會稽丁力以相其所弗及越數月
而告成焉馮侯乃具書京師請予記以書陳公之績
予亦不能辭也惟孔子之道自脩身治家以至於國
與天下無所不備其所以治人者皆其所自治者也
治人之政先德而後刑必有所不得已則寧去兵而
存信其輕重之序又如此然受成訊馘皆必於學宫
思樂之詩實有取焉學者亦惡可以兵與刑為末務
而不之究哉今之學者大抵不知脩身之為急其為

政者雖專領學校亦不過習書課嚴程期而止其各局於一事者亦何怪乎不能相通也哉臨清為東藩要地南北舟車之所會自國家定鼎北方百年於兹文軌玉帛與絃誦之聲日益月盛固人材之淵藪也而衆大之後蘖萌其間鼠牙雀角雞鳴狗吠之警或以厪廟堂之慮故郡縣有牧學校有師而兵刑之備猶不免於專設以此視彼亦豈不各有所限哉若陳公之志亦可謂勤而能周者矣夫天下之政必以身

率之而後可成今按察一舉而州正翕然以應推是類也則凡有職乎教與育者苟以身先之何患乎士習之不變哉且縣陞而州則士額加廣師員加盛矣由前日以至今日其廟學加新且備矣發揚奮厲之機澡雪脩治之力彼士者亦盍知所以自勵哉此則陳公之意也故書以為記陳公名璧山西太原衛人壬辰進士為御史有名其為按察風裁益加於昔馮侯涿鹿衛人丁未進士初知諸城縣以薦擢今官其

舉鄉貢則予京闈所校士也

宋尚書祠記

明 李 鐩

弘治甲子鐩為工部左侍郎孝宗皇帝遣往山東議處守臣所言漕河事鐩馳入其境稽考往迹知漕故運河也國朝洪武中河決原武過曹入於安山漕河塞四百里自濟寧至臨清舟不可行作城村諸所陸運至於德州永樂初文皇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由直沽至於京自江運者浮於淮入於河至於陽武

陸運至於衛輝又入於衛河至於京當是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歲以萬億計也上命工部尚書宋禮修元運河役濟兖青東民五萬登萊民萬五千人疏淤啓隘因勢而治作壩横亘五里遏汶水勿東流俾盡出於南旺分為二水以其三南入於漕河以接徐吕其七北會於臨清以合漳衛塞河口於曹鄆濬沙灣至漕故道以行水盖漕之廢有二患河善決則淤水病涸則滞自是漕河成而海運廢矣祭法曰有功於

民則祀之鐩謂禮之功可祀也遂下有司工部主事王寵又言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佐禮之勞宜不可泯今上嗣位之六年俞鐩等之請命南旺分水祠禮左右以純長配有司并祀平江伯陳瑄而純長之位一枽又六年工部郎中楊淳始釐正如制淳暨主事王鑾來徵予言夫人臣之奉國事也富才者創之慎慮者守之徒守者蠱事而敝國數創者棼政而敝民是故俗之所厭聖人不强行民之所安聖人不棘

改往者守臣欲改汶疏洸求利於漕不亦鑿乎夫宋
公之治漕河也因元哲臣之迹采令達民之謀相流
泉之宜操獨決之智因民之欲避民之勞嗣是置閘
以防洩畜湖以永潴引泉以備涸時浚以殺淤漕河
其大成萬世之利也夫慮淺者易動尚奇者好更昧
事者恒作恩民者喜役故事之敝也柔者廢剛者僨
予待罪三朝今老且病將明農以待盡因公祠事之
成僭為後告焉宋公字大本河南永寧人剛果篤學

廉公有守居官三十餘年始終一節為時推重若壽畫京儲營建宮闕政蹟茂著軍國重務建白尤多不特治河一事而已金公泗州人累官尚書周公天長人封萊陽伯謚忠毅亦一時名臣祠之建經始於正德七年春落成於十一年冬廟宇廊廡垣牆俱備别刻於記石之陰焉

洙泗書院記略　明　呂柟

洙泗講壇在孔林東一里乃夫子與其徒講道之地

也元至元戊寅宣尉東野潛偕孔瀓嘗一修葺焉我
朝正德中盜火其門殿廡亦敝嘉靖改元廵按山東
御史李獻暨副使吳山參議孟洋乃議增治而未成
參政呂經督完其事請記於予修撰呂柟曰嗟乎昔
夫子衣不及時食不及日與其徒棲棲皇皇思以救
天下教萬世是故反回之仁屈賜之敏怯由之勇實
師之莊斯道之講於學者也取時於夏取輅於殷取
冕於周取韶於虞斯道之講於政者也夫夫子之道

猶大路也途亦可通巷亦可通有能為方駕之軌者亦可通夫子之道猶大海也罌亦可取缾亦可取有能為萬石之瓠者亦可取是故以容教子桑則可以容教子張則不可以言教子騫則可以言教子我則不可何者主靜非不善也施於陸氏之門益其禪務博非不善也施於王氏之門豐其蔀故夫子所講之道鮮矣然則洙泗講壇之修將斯道可由是而明乎將夫子之靈其真在於斯乎將諸君子之舉其亦有

志也乎

許忠節公祠記

明 陸釴

余聞之國治無勇功時平鮮節義多危而後畧著多難而後忠顯斯特其槩云爾夫謀定於素之謂略義成於性之謂忠故排難不括器之利也守死不貳天之制也君子有從容以制變無僥幸以成功有慷慨以就義無矯抑以完名時之理亂又非所預焉國家承平百餘年海内不知戰争民不操兵士大夫從容

諷議諱言仗節死義事迺正德間流賊煽禍畿甸海岱騷然州邑長吏望風奔竄忠節公來令山東之樂陵甫期城無完堞民無固志下令誓必死曰有弗如令者戮以徇迺勤日夜浚濠增陴繕兵積粟拊循其民而守之賊至則設伏出奇或親操矢石突城出戰每戰必勝斬獲無慮數百人於是賊相戒不敢犯樂陵城天子嘉其功擢山東僉事以兵鎮武定武定素凋弊公復飭備如樂陵時旁郡之民扶攜而至者塡

於道無何賊衆犯利津公出兵擊走之再犯德平又擊走之於是賊又相戒不敢犯武定城武定置兵自公始至今頌兵畧者必曰許公許公云公擢江西副使值宸濠露反形亟白當道宜先發其罪有不如意者輒拊膺頓足曰吾不知死所矣難果作宸濠以兵刼公公抗意不屈竟罵賊以死嗚呼烈丈夫之行也已盖公少負奇韻以經畧世務為已任性慷直忠亮許國其素志也故卒然當變應之有餘臨利害而不

可奪豈平居無術遇事周章徒自斃以塞責者可倫哉公遇害之明年今上即位贈左副都御史謚曰忠節命有司建祠江西之南昌迺逮人思公若喪父母歲時伏臘為泣哭奠祠未有立焉嘉靖壬午兵憲王公晹來備武定士民有為言者公曰國之大事維祀若戎戎飭而祀廢政迺弗成盍祠之以言於都臺邵公錫則從以言於柱史熊公榮則從迺撤廢寺得隙地於學宮旁營之堂廡庖舍翼然煥然得廢地於演

武塲墾之入其種稑以供俎豆有司歲祀罔歎是舉
也上下嘉其成幽明孚其感忠勇作其氣風紀植其
綱豈直慰棣人之思哉祠既成余適以督學來東臬
兵憲公曰斯不繫風教耶子為記之憶余筮仕聞忠
節公事未嘗不悲憤涕下則又以不得見其人為恨
往參江藩得謁公於南昌祠迺今東來又謁公於武
定祠貌像若生拜瞻悽愴能無忠義之感乎然竊聞
江右人言曰宋有文丞相明有許副使又聞山東人

言曰唐有顔平原明有許樂陵斯二言何謂哉盖丈山祠於吉安南昌距吉纔一水後三百餘年忠節祠建焉又一文山也平原祠於陵武定與陵為接壤後五百餘年忠節祠建焉又一平原也夫忠義之氣貫金石格天地而况其精神氣類之自相感召死猶擇鄰曠世奚間其事同其心同宜其血食之地亦同可謂之偶然哉嗟乎開元天寶之亂河北二十四郡靡然摧喪平原一倡大義天下始知有勤王之師航海

投厓國事去矣惟一死以明君臣之義成敗又奚擇焉由是觀之忠節之功不獨在武定狼山之捷賊黨勦平微公孰為之敺其忠不獨在抗賊鄱陽之戰羣忠効力微公孰為之倡然平原天子不知名而忠節已録功於生時文山賷恨以没而忠節遂酬志於死地二公血食一方忠節且兼祀焉忠節不負臣子天下後世豈負吾忠節哉嗚呼可以為萬世報忠之勸矣忠節姓許氏諱逵字汝登河南固始人兵憲公盖

慕其烈者祀典迺秩云

單縣遷城記

明　廖道南

單縣城成於時山東藩臬諸君子以書來言曰夫單父古采邑也東瞻泰嶽則徂徠梁甫伯禽之曲阜也側望臨淄則琅琊渤海吕望之營邱也邇接郯鄫則龜蒙鳧繹滕薛之故疆也遐聯郯費則沂泗汶濟兖之支派也而單父三面帶河元至正甲申河決曹州梁山鉅野俱為巨浸我明洪武巳巳河又大決正

德已已又決楊晉口已卯亦如之辛巳又決八里灣
嘉靖癸未霖雨大注漂民室廬壞民禾稼蕩析離居
邦人大恐至乙酉都御史王公堯封喟然嘆曰於乎
單父之民其為魚乎夫有人有土有財有用乃今高
岸為谷田卒汙萊是無土矣老稚溝壑壯者散徙是
無人矣府庫空竭室如懸磬是無財用矣非予溺之
而誰乃謂方伯郭君韶曰維兹城以衛民經之營之
汝實總之乃謂憲使潘君塤曰綏善良遏寇虐以為

民保障惟汝力乃謂亞參侯君位劉君淑相曰汝惟
職專茲役往視予民毋貽民憂乃謂僉憲陳君德鳴
曰汝往督之以昭汝憲乃謂兵備副使王君言曰飭
汝師以防姦宄乃謂兗守喻君智曰弗城何邑弗邑
何民惟汝之責乃十有一月丙辰升墟以望故城之
陰大河之陽陵衍而平土燥而剛卜云其吉終焉允
臧越明年春龍見而雩土功伊始峙乃餱糧偫乃畚
鍤乃辯土物乃課章程相其陰陽則簭人獻吉兹氏

貢良定其方位則水泉以懸規景以測晷其廣狹則
野度以步塗度以軌揆其經制則宫隅七雉城隅九
雉捄之陾陾築之登登百工惟和罔不用勸越三月
城成又三月邑治成又三月庠宫祠宇戍監司有臺
藩臬有署置郵有舍醫歴有肆巷有闤闠里有塾序
疆有堠望火師監燎水師監灌民趨如市賓至如歸
引睇平原留睨溝潦遠涵天碧邇延野翠而向之為
民患者舉為民利矣單父之民相與嘆曰於乎微王

公吾其魚乎是役也鎮守太監王公思競巡按御史張君英李君美王君正宗咸與力焉綜理於內則右布政潘君塤參政常君道江君曉王君潮副使錢君宏任君洛余君本僉事邊君寧而董其役者則同知俞鼎縣簿王懐禮經歷宋澤也又越明年王公出巡東兖達觀於新邑譽喜曰單父之民自是其有瘳乎又令陶甓數百萬環而砌之曰斯可久矣予聞而嘆曰盤庚遷而民咨怨單父遷而民樂康何也盖河之

患同而遇之時異也且春秋城邢城鄆城郎城楚邱大書不一而城韓城齊城朔方詩必稱之又以武人宗子譬之王公設險聖人域民而豈徒哉今單父在昔為周王子臻邑覲單襄之聘楚靖公之處晉穆公之事周施澤於民久矣乃若宓子賤彈琴而治巫馬期戴星而理雖勞逸則殊其勤於單者不亦遠乎繼自今其無忘三公之烈與二賢之勣也已乃繫之辭曰於維東土上應虛危泰山為鎮大河為池維兹單

父姬之封邑襄公康之靖穆攸立魯至定哀子賤實來尚德若人爰有琴臺巫馬繼之星言夙駕蹇蹇匪躬不遑早夜百千餘年以迄於元河流漲溢蛟龍吐吞民廬漂没宫宇為沼菰藻交加煙濤浩渺下迨於今城復於隍民患滋深率籲彼蒼中丞涖止乃新百雉迺適左迺適右迺疆迺理役者協力贊者協謀崇墉修雉傑觀飛樓都人豫喜載笑載語以藝稷黍以穀士女自兹伊始既樂且康援之袵席登我高崗我觀民

牧誰其作者召伯勞之民抑於野禮稱築郭書戒勤墉惟茲單父中丞之功克成有終王臣之節矢詩不多以告來哲

崇正祠碑記　　明　陸釴

濟南城東北十餘里孤峯傑立峨然而蒼翠者為華不注山山陽峻宇繚垣鬱然而盤亘者為華陽宮據山為勝泉深而谷幽幡幢鐘鼓震響林壑過者相顧嘆息曰秀靈融結之地明神弗接而淫瀆其祀曷

表勝觀以式邦人嘉靖壬辰詔天下毀淫祠於是有司議毀華陽值撫臺袁公釐革庶政爰秩祀典迺進藩臬諸君謀曰祀淫匪𢑱毀成匪儉匪𢑱典將廢匪儉民將戕盍存舊而新之以正易淫傳曰先成其民後致力於神如之何維時按臺方公稽古禮文則復進諸大夫謂曰祀欲正報欲隆舉欲不廢慎之哉𢧐不敏從諸大夫後乃退而言曰余嘗登華不注有遺慨焉逢丑父之忠備焉烈矣閔子騫之孝純焉至矣

華泉取飲脱君虎喙兹非此地乎而貴之廟食幾爲
華陽之墟矣余安得已於慨耶余聞古之君子生於
其鄉則社祀勞於其地則邦祀死於其土則墓祀是
故社祀以昭靈也邦祀以徵勞也墓祀以寧魄也思
不忘故也故祠之言思也過畫邑者必思蠋入孝里
者必思巨登華不注而不弔逄閔二公如忠臣孝子
之思何諸大夫曰祀以崇報報以立功忠孝臣子之
大防也勸斯至矣乃復起而言曰明興百五十餘年

士大夫以宦業鳴東土與鄉先生没而祀於社者何可勝紀然不曰有功德蓋六郡譽望超一鄉者乎是故名宦自鐵公鉉而下吾得二十一人焉鄉賢自黄公福而下吾得十有九人焉雖專祀一方奚其愧諸大夫曰禮以義起義協則禮稱數君子逢閔之徒也可合以祀余乃具請於兩臺咸報議可遂易華陽宫為崇正祠頹者起之腐者新之有堂有門有廡有亭有庖有湢有龕有座固以周垣表以石檻通以津梁

引以川源其制敞煥觀瞻惟肅其祀則逢閔二公居於中國朝諸君子並列左右春秋歲祀著為令云君子曰闡靈據勝得其地抑邪扶正合乎經存舊為新節乎費舉逸修曠飾乎典景賢勵俗寓乎教一事而庶美備焉弗述將泯焉已乎餞無能為役姑志其始末而系之辭辭曰華山巖巖華水湯湯雲氣磅礴明神是藏翼翼新祠誰其作之顯顯中丞允維度之曰昔華陽龍宫赫奕彼淫弗翦正氣斯蝕正氣維何為

忠為孝岳峙川流日星同耀忠不避難孝亦底豫挺挺哲人為砥為礪坎其擊鼓俎豆肅雝神之降止居歆既同百爾君子有君有父式瞻永懷彝倫罔斁

兩疏祠記

明　李士允

蘭陵西北三十里里曰羅滕蓋有城云往李子行縣過其下不知其為二疏城也有寺𢭃焉見其堂空而圮詢諸僧曰此二疏祠堂也墓在祠南里許纍纍七塚莫辯墓無祠此其祠也於是李子攬衣啟行登城

四眺城勢如環山城中高阜深廣可宮可田榛莽翳如瓦石狼籍覆棟仆碑交委堂下乃愴然而悲曰嗟乎斯非守土之責哉乃彼時有地方之役未之遑也嘉靖癸巳夏六月李子再過之而嶧縣尹李孔曦從焉則以祠事謀之李李曰表賢舉墜有司事也曦敢不力無何嶧以文來告成李子謁祠祭告或曰古之作者代不乏人二疏何以獨著李子曰為其見之蚤也又父子也故如逢之掛冠梅之匿名固咸明哲保

身西京之高致然禍亂已形所謂其智可及者也而二公父子貴盛非有微釁可去者乃同日上書解綬若將及之自當時觀者不過曰賢哉二大夫耳逮蕭望之相次為太傅而竟以讒死則二公之去豈獨猶夫人哉蕭亦西京碩儒與二公同里今不獲與二公並祠矣故祠之言思也厥義二服其功祠沐其風祠功之祠近所謂五世而斬者也風之祠遠所謂百世之下聞而興起焉者也推此義也二疏之祠當百世

猶一日也羅縢隷沂然去沂百四十里去嶧四十里而近且嶧舊疆故是役也嶧主之云初祠在寺殿前囂囂而逼於是遷祠寺後爰作二像李子則為迎送神詞三章歌以侑尸以紓厥思以永厥祠焉辭曰若有人兮山之巔采三秀兮披雲烟駕玄鶴兮後先御飄風兮聨翩闢蘭堂兮葺蓀戸靈彷彿兮予懐顧林黷兮層隈草萋萋兮興衰睠新宫兮可棲懐故城兮歸來右迎神

歸來兮盤桓薜服兮雲冠奠蕙殽兮桂醑

靈欣欣兮交懽出同遊兮入不獨處睠舊邦兮偕故侶優有聞兮愾息忽若見兮延佇世代易兮陵宮遷揮金往兮樂當年右降神長林颯兮風暮故山晻兮氛霧神醉飽兮夷猶歘若逝兮儵若留既横舉兮四海終弭節兮一邱以永禋兮兹土慰邦人兮千秋右送神

建富文忠公祠記　明　楊應奎

嘉靖十有六年青州兵防僉憲東汾康公以修西月城餘材修富文忠公祠於晏公廟之基祠舊在石子

澗石架瀑水立棚而亭之後人目為富公遺愛者也嵗次湮没徒有空名而已澗即漢晉間望氣者所謂廣固城之五龍口晏公廟實南向對之晏公出處無稽俗傳水神也野廟荒寂或頽或理地勢如阜豐隆圓秀民居環其左右今乃堅廣其垣墉崇高其殿宇中設文忠神主以將事重門峻堦有嚴有翼俯滙洋之潺湲挹雲劈之崒嵂堯山峙其背駝峯聳其西風晨月夕煙雨雪霽之景尤為奇絶下與范文正公井

祠東西相望明爽曠達真齊兩景之偉觀也後樹禮賓之堂移晏公舊像於右偏置守祠俗房於左盖越月而告成焉百年廢祠一旦興復耆老傳頌抵於兹望康公之舉真義舉哉按宋史仁宗慶歷四年富文忠弼字彦國河南人中天聖八年茂材異等第歷官樞密副使避讒得除資政殿學士加給事中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

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選老弱瘠病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聽民取之流民死者為大塚葬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疫疾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於今所活不知幾千萬人矣史之所記文忠所活

流民尚如此則部民之受惠被澤可知是以當時感之而祠之後人頌之而不忘有以也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然則前後屋而祀之者禮也文忠平生忠直大節德業文章史册備載兹不贅

新建南關魯義姑祠記

明　張文鳳

嘗謂教化風俗國家之所恃以立也天理民彝吾人之所恃以生也六經語孟之講明漢唐諸賢之論列

有宋數君子前後著述記載千言萬語悉不越此焉爾是故忠者得之為忠孝者得之為孝節義者得之而為節為義皆足以植人紀勵世風而民生實有賴焉時降俗漓人心陷溺當事者以教化風俗為不急之務語及天理民彝則以為迂遠而不切於事讀書談道之士質美識高篤信而力行者固代有其人庸儒俗吏計利害而不顧義理蔑聖賢之訓以為不必盡合者亦多矣抑豈知其如布帛菽粟然民生不可

一日闕焉者哉於此有人焉獨以身任其責天相之人成之無所為而為也明效大驗昭揭宇宙使天下後世不惟賢且知者信之雖愚夫愚婦亦不得不信之此其於聖賢古訓有大發明不費辭說所當尊崇而揚厲之以風天下也豈可與一節一行之士例論哉吾於魯義姑事重有感焉全孤數語君用以安忠矣而忠不足以名之也凡子既全宗祀攸托孝矣而孝不足以名之也守己不辱敵人起敬節矣義矣而

節義不足以名之也卒之身名俱完而周公伯禽之魯實嘉賴之於乎教化風俗果何負於人國也哉天理民彝果可一日而不全於吾人也哉余嘗讀列女傳而義其事及來寧陽乃其故里也遂得瞻拜祠下竊怪二千餘年未有能張大之者僅一許翰林為之記一王京兆為之表章咏歌然祠宇荒僻弗稱祀典缺而未載潛德幽光尚有闡揚未至者豈以有所待而然歟鳳治泉之明年為嘉靖已亥爰復為立祠於

寧陽之南門外為屋三楹繚以周垣有門有廡規制略備經始於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議春秋致祭勿替求邑之節婦二烈女以配焉俾士大夫之往來觀者知不獨有義姑且將益信周公伯禽之魯其化大以遐也庠生王正容京兆裔孫聞茲舉而義之謂宜記厥成以昭後遂不辭書而鏤諸石

瀹府河記

明 王廷

兗州府城東舊有壩曰金口壩之上西偏曰金口閘

所謂黑風口是也壩之堰沂泗二水導入閘口抵府城東門繞城南復折而北經西門會闕黨諸泉西流七十里抵濟寧東城外遶而南與洸汶水合而東出天井閘者曰府河蓋元人遺跡也後魏及隋實經始焉今為漕河之益非細矣國初堰壩以土隨築隨毁成化中工部侍郎喬公毅均易以石而錮以鐵歲省勞費不貲是後不復修治垂九十年山水疾激壩石傾圮而水行故道瀰原淹野禾盡腐敗是為利於漕

者什一而貽害於民者恒千百也嘉靖戊午廷承命總河頃之兖州府同知黎天啓來言堰坍塌狀余為檄管河郎中汪君泓管泉主事陳君南金同兖州府知府莫如善滋陽縣知縣汪應昴等往勘議合秋九月余因歷壩上旋視其宜增高一尺七寸而董是役者即黎天啟也工始于是年冬十一月訖於次年夏四月然河渠淤淺水之入猶夫故也是運道僅受什一之利而小民仍蒙千百之害也今年春濟寧管閘

主事王君陳策以濬渠請適朝殿需用材木而水次
拽筏夫役坐曠又南旺大挑甫畢均可借調乃檄兗
州府同知祁天敘卜日興工自黑風口至孫氏閘四
十里以泉壩并拽筏夫共四千八百名濬而以任城
衛經歷張一科滋陽縣主簿李琅董之自孫氏閘至
濟寧馬驛橋四十里以濟寧汶泗等夫并拽筏夫共
四千八百名濬而以判官李金董之其河渠所取之
土即加築兩岸河之深廣堤之高厚視昔加倍堤植

以柳置鋪其上自三月二十九日始至四月十八日工完是歲水由河渠行不為害田乃有秋而泗水之出亦數倍於昔舟楫利焉王君因請余請紀其事乃為記之國家建都于燕歲漕四百萬石而吳楚閩粤交廣物貨之入海内外諸國各以方賄來貢利涉惟漕河耳永樂中築壩於戴村遏汶水分流而會通河復通然濟寧之南河漸衍地漸下所分水又甚微故不得不截沂泗以合流也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其

易壞今漕河固無恙而豬防堨捜之具率因循毁敗倘能以次修舉廢者飭壅者疏豈惟百世利哉而議者不此之卹乃講海陸故道修膠萊廢河徒虛談浩費不亦左乎今所濬者特四河一支耳即於漕獲利於民尠害況有大於此而甚利乎昔治水者引漳導汶以利農而轉漕之功弗聞堰洛導渭以利漕而佐農之績罔著功有不能兼施者猶不辭胼胝為之既兼利而無害是所謂務一而兩得者也則兹役不為

徒矣

游泰山記

明 王世貞

余自戊午已未間有事於泰山者三而其稍可紀者第二游也其初游為正月晦自清源謁臺返與海道宋丈大武偕夜浴於使院三鼓起啟堂之北扉而望若曳匹練者自山趾上至絶頂又似聚螢數百斛螢光熠燿不定問之乃以玆時士女禮元君燈魚貫而上者也其頌祝亦隱隱可聽云以黎明入山即隱晦

浮雲出沒山際拾步外不辨物苐覺輿人之前趾高而余前僂而已即絶頂亦無所覩見且寒甚宋丈廹欲返還憇鄷都宮觴舉者數而後膚不栗也至六月朔偕御史段君按部泰安段君約以三日登而諸道從者衆度不任輿馬余乃與參議徐君文通請以二日先段君許之至夕而大雨其次日雨止出泰安可二里所即入山時禾麥甫熟黄緑間錯如繡拂拂作餅餌香樹杪濃陰暈之意甚適而至無掌故可詢者

自是皆詰曲透迤而上峯勢巀嶭若相噬而傍多溪澗泉流碨礧間作悲鳴與笳吹相應久之至回馬嶺乃却肩輿改從腰筍又四里抵御障巖一曰御仗宋永定陵東封止仗衛處其前巨澗澗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巖陡上廟其巔頗寛嘉樹陰之好鳥喈喈可愛又行可三里抵黃峴黃峴者不知其所繇名有松二即所謂五大夫者也以厄於石不能茂而稍具虬虺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亡何為百丈崖崖凹深如

屋傍有石㵎壁立而凌層巉巖叵測已度百經峪為十八盤㦗劭所謂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者非此地也耶而今道益飭治且有舁者所謂五六步一休蹀蹀遽頓地不避燥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且幸免矣自是為十八盤者三而穿中竇曰天門既上罡風蓬蓬然吹帽欲墜道士衣羽奉樂而迎出没雲氣中亦一奇觀也行可里許為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所由

始或曰即華山玉女也天下之祝釐祈福者趨焉祠宇頗瑰偉而歲所入香緡以萬計用供縣官匪頒其右為御史所棲後一石三尺許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縱廣及深俱二尺許亦曰玉女洗頭盆也自是左折而上里許曰嶽帝祠陋不能勝香火其後峭壁造天左為開元帝紀泰山銘唐隸徑可二寸而贏勢若飛動惜其下三尺許為搨碑者冬月搆火蝕之遂不全右為蘓題東巡頌字形頗秀媚尚可辨而損於闔

人林焯忠孝廉節四大字又有顏魯公題名損於方
元煥詩固不若苔土埋翳之尚可洗而有也自是益
北上數百武為絶頂曰玉皇祠祠之前有石柱方而
色黄理亦細可丈許所謂秦皇無字碑也其石非山
所有或曰中有碑石冒之按李太宰裕記云石埋植
土中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細觀之總十二行行
各十二字多不可識今殊不然然李公以為在開元
銘東十數步則非此石明矣恨曩時不於其地一訪

揭使先跡泯泯也復折而東少下百步復上百步石室冠之高如玉皇祠中有黧色石蓋方丈瑩潤可鑑云漢武帝所藏金泥玉檢地也傳云白雲起封中者是已其前地稍闢即所稱日觀秦觀越觀諸峯者蓋五鼓而起觀日出則為日觀西望而見秦則為秦觀南望而見越則為越觀耳其後人所指某峯某峯皆妄也時霧氣重不可久憩又亡所觀見如春時快快而下適徐君至呼酒談詩甚樂三鼓而寢約以五鼓

起觀日出然其寢皆已酣甚醒則高舂矣意恍恍不自得强與徐君扶杖而尋昨所游時天初霽日益弄色其東南盡目力微白而晃漾者以為海耶直北而西隱隱一抹蒼碧若長城之堞者則意以為太行恒嵩之類耳至稍遠而淄澠濟泗千流疊帶近而諸山皆若培塿獨徂徠稍尊居然一衡几瞪眺久之因與徐君語傳所稱吴門白馬固未敢信即小天下豈欺我哉俄而諸山各出白雲一縷若冢中起稍上大如

席凡數百道則狂馳而過輒合其起無盡其狂馳而遇亦如之頃刻遂徧成白玉而仰視則空青瑩然上下異色呼酒與徐君酌自以為生平之創目所謂野馬絪縕信也俄而報段君至從行者參政張丈希舉副使李君嵩僉事王君遴張君師价因置酒於其署移席玉皇祠南柏樹下記云漢武所種千株大者十五六圍今不能十之一而小疑即其孫枝也酒小間散步至舍身崖其缺處可三尺而下臨杳靄數千仞

咸足縮不敢前乃別段君約以次日縁尋山諸勝乃下五鼓復大雨雨連日夕不休凡四日雨始小息夜起顧視天碧淨如浣而大星百餘巨於杯歴簷角殆可仰而摘也質明復大雨州供業已盡乃行辭段君與諸君偕發時寒甚衣絹素至五重不解亦有乞道士木綿裘者下天門雨止日出每十八盤竟輒去一衣至御障巖衣去且盡時巖傍飛瀑爭下凡二十餘丈濤飜雪濆若鬬龍吐蟄玉鱗四飛珠沫羣唾余輿

發不可遏跣立磐石流泉中呼酒數大白輒釂長歌振林樾諸君皆壯之有和者有就取飲者移時而報段君至相與之酈都宫為小宴别其明年之四月朔以行部道出萊蕪會家大人有邊事事甫定乃乞靈於大嶽以閒登焉將五鼓杖策日觀峯頂之東方色黴辨而顧余及從者衣洞赤已覩石室及諸碑碣盡赤乃見一線赤從東黯霧中起顧山之背則猶昏然雞盖三喔也又頃之日輪徐上雲君霓師金支翠斿

彷彿扈從於是諸峯城郭盡現而山之觀與世同矣余三登而始畢其勝然目境耳其峯之為回鴈為鷄籠為蓮花為明月為丈人為獨秀為東西神霄崖之為百丈為馬棚為鸑鷟峪之為石經為桃花為馬蹄石之為牛心為龍口為試劍為龍紋虎阜峒之為呂公為白雲為遥觀泉之為白鶴為水簾為白龍諸用怪偉稱者固未及一二探也夫以封禪告成之主凡七十二而結繩者半之天地之人文鬱而後世之博

識者不能舉其畧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哉余去兹役十有七年矣而所經覩若夙夕會至自太和有所撰述因併記之其後二游各有詩詩為七言律凡十首

創築顔神鎮城記

明　李攀龍

公既以璽書按青齊諸郡縣即青齊諸郡縣治也則之部請城籠水曰是淄萊新益之間一都會哉天不弔百姓一二長吏怠於疆事俾一二不逞子弟揭竿

如林而負固自喜以為父母憂四方亡命嘯而過市
有業觝於篚中覆之利劒莫敢以發而釋擔一呼為
皆制挺又安可誰何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尤為倡
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戍者以荼毒我百姓焚蕩我廬
舍憯不畏明至令一妖女子三勤我王師翦滅此而
後食惡在其按察青齊諸郡縣為也余不佞蓋未嘗
一日忘之桴鼓之鳴如出宇下即於璽書又得臨龍
水上以春秋耀吾軍士豈其防民而暴之中野必曰

疆埸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職其若父老何我必不

然不佞之業在蒸民之七章矣中丞傅公謂御史段

公曰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徵役百姓而義不可使

衆為政夫固謂一人慮始而榮施不可有也不然夫

豈不知淄萊新益之間嗷嗷者以時紬為解也大夫

實云畏此罍書即有後事安可言勿與知也曰昔在

庚戌少司馬城潞水上禦寇乃天子有錫命此自大

夫家政吾二人將有賴焉以干城王室備它盜也大

夫實云無亦大夫按察青齊諸郡縣列城數十豈謂是西游津梁之上有急難也勿更使父老失望於我則公遂營焉曰是在不佞此一役耳何至言鉅萬吾因石於山因灰於石雖隆之天不可勝用矣豈猶不堅而覆蕢為之其又令暴風雨潦以攻一日之費石城非不倍委土而十年為計一再築之後石城之費立盡是使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已公乃屬之青州守李尚智倅倪雲鵬自三月至七月守尚智倅雲鵬

乃以效於公算緡官錢九百餘緡而城高丈有尋方廣若干丈各門焉二水門出南北城下因壑為池百姓忽自有之矣公以報成令中丞丁公也攀龍弱冠時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城顛文姜事且三十年此無它則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財名不者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如匪行邁謀與衆為政耳如此必使城自地出然後可百數十年來蕒氏姚氏凡九倡亂一妖女子三勤王師亡論所蕩焚即

芻餉供億豈但可為干城然遂以棄之乃平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曰吾已為儲芻餉供億於其所令足待變矣豈為計哉公名世貞字元美吳郡人少司馬名忬公其子云

建許忠節公祠記　　　明　殷士儋

正德已卯宸濠反于江西許公以按察副使不屈死之今天子即位首詔褎録贈公左副都御史謚忠節官其子瑒世錦衣衛正千戸尋用廷臣議謂公死事

尤烈再贈禮部尚書後兵部覈奏公為樂陵令時劇盜劉六齊彥明等起所至破城邑殺長吏勢熾甚諸省戒嚴辛未六月賊黨犯樂陵楊家店復從海豐寇縣境八月賊偽劉七擁衆二千騎突至縣南闗餘黨以二千騎掠縣西黄家店當其時皆樂陵令身率所練壯勇出奇設伏大破之部諸弩士襲擊追射無不應弦踣斬首六十五級生縛其首黨二十四人僉事兵備武定時賊劉六楊寡婦大舉攻利津急僉事親

督郡兵往勦追及高苑斬首四十八級賊刼德平引
兵趨救德平至楊二店遇賊與戰一鼓殲焉山東賊
悉平計先後俘斬首虜二百三十有奇奪獲被幽口
數器仗無算中功賞格宜敘奏上特命加廕其子世
錦衣衛指揮僉事聖朝表忠勸功恩渥備矣休哉初
公舉戊辰進士授知樂陵有功超拜山東僉事奉璽
書兵備武定賊平省兵備乃還分臬濟南復往巡遼
陽及遷江西遂自遼陽過濟南擕家還留固陵而身

獨往涖事盖自筮仕宦山東且十載戊寅抵江西逾年難作余蚤歲聞諸父老談許公率其親所覩記不獨禦寇一事在樂陵興學造士平賦役息刁訟鉏悍翼懦敝俗丕變先賊未至繕城濬隍教民戰守具甚備推誠待下與衆同甘苦故人樂效死開府武定郡縣貪吏望風遁去諸興革裁創軍民咸便率經久可施行簡卒乘募勇畧選引强士訓習遠射製連挺鬭械授攻擊止齊法卒用是勝土人至今習之稱長技

馬治濟南政先仁恕務盡下情數平反寃獄絶口不
言戰功或問之遜謝不對謙厚不伐如此其平居治
行敦大體不愧古循吏至用兵料敵決勝神妙不測
能以寡覆衆雖史籍所稱元戎宿將知兵法者不能
過噫當濠未反也設公得專行其志如山東時必能
先幾制變當使勝算在我濠中有憚不反江西可幸
無事矣謀格幾失令東手俟變徒誓一死報國與倉
皇無策窮蹙而死者等公之初志豈遽止此已邪樂

陵先有生祠武定有破賊安民碑公既没樂陵武定
遼陽思公不已又各相繼于其地立遺愛祠咸若曰
公有大造吾土祀典所列法施民勞定國禦菑捍患
公皆備之不以其死事江西云盖語死事江西最著
江西之人目擊其變故歎憤駭異惟死之重而才猷
之蓄事功之素多置弗論語功烈山東最深山東之
人身被其澤故哀思慕戀惟恵之懐而過化殊區歷
世滋久益篤不忘夫各有所感也濟南山東㑹城舊

有崇正祠祀國朝名宦鄉賢遍乎一省者公預矣嘉
靖辛酉巡撫鎮山朱公巡按漢樓劉公始從士民之
請立祠湖南書院西俾祀公廵撫高泉謝公石洲張
公巡按容堂吳公谷南高公繼至咸樂成之藩臬郡
縣諸君子罔不胥賛祠有堂有廡有垣有坊几筵器
具咸備且飭遺像凜然瞻謁悚惕伏臘饗獻者庶悦
懌祠既成濟南守魏公裳書幣請記其事惟公精忠
大節人人能知之人人能言之僭也東人也特表其

宦績勛勞著于山東者俾刻于石以告來世觀者跡公所能為考其所不及為蓋深有足悲焉嗟嗟一死豈公所難一節何足以盡公爰述其事而系之以辭曰蓀壁兮葯房繚蘅若兮廡瓊芳神宇臨兮中洲凜英風兮滿堂絙瑟兮交鼓陳瑶羞兮酌清酤紛進拜兮延佇靈昭昭兮欲下乘風霆兮驂鸞螭撫劍佩兮光陸離睠夙游兮顧懷慰我人兮永思緊大造兮東土粵多歷兮年所歘去我兮安適嗟權分兮志沮惟

慷慨兮成仁勵臣節兮終古泰山巖巖兮東海湯湯公名與髙兮公澤與長神遊八極兮耀景光來不可知兮去何方東人哀思兮曷能忘千秋享祀兮垂無疆

夏鎮新河記　朱睦㮮

惟嘉靖乙丑之冬上以河決徐沛漕渠不通乃集諸公卿暨百執事之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大司空萬安鎮山朱公請詔命之錫以璽書若曰黄水泛溢

靡有底止轉漕道阻國計是艱朕甚憂之茲以命爾平厥水土亦惟爾任往哉公祗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訪羣策已而周爰巡行由曹濮歷蕭碭既究厥源復訪古法乃會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公總督漕運都御史馬公巡撫山東戸部侍郎霍公巡撫河南戸部侍郎遲公上陳於天子曰竊見黄河上源既難分導水勢散漫工無可施雖湖水稍便藉以行舟然乾涸無常終不可恃獨南陽聞

口直抵留城先年曽事疏鑿閘類河形兩岸俱高而土且堅實三十餘年未嘗衝決即今大水浩渺亦未侵及况河路徑直輓輸更便工成以後可保無虞此誠國家億萬年通漕之利者也上報可公乃徵三省官吏民夫而經畧焉其工役自滿家橋至三河口以河南按察副使梁君徐州兵備副使徐君督之自三河口至鮎魚泉以山東左參政熊君曹濮兵備副使胡君督之自鮎魚泉至馬家口以河南僉事黎君督

之自馬家口至南陽閘以山東副使張君督之自白洋淺至赤龍潭以工部主事吳君睢陳兵備僉事董君督之自百中橋至留城以主事陳君督之其支河自薛城至東滄橋以山東副使李君陳君督之自張家寨至赤山湖以主事唐君督之自楊莊閘至桃楊寺以郎中游君沈君朱君督之自黄甫壩至蜀山湖以主事張君督之其提調建築閘壩則郎中程君余君僉事郭君專司錢穀則戶部主事王君河南右布

政陳君山東僉事劉君燕司器具舟車則僉事黎君
也時工將半有浮議宜棄新河而尋復故道上遣給
事中何君來視公於是復上疏謂故道不可復者有
五論辨明悉且與何君議合上疑乃釋卒用其言而
工告成是役也始于丙寅孟春訖于仲秋凡八閱月
開新河一百四十里有竒開舊河五十里有竒又開
支河九十里有竒其建閘自留城至利建凡八自南
陽至佃戶屯凡十有四為月河凡六其建壩自懽城

至豸裏溝凡十有一薛河口一其築堤自南陽至魯橋長二萬五千二百丈内南陽東厓續築石堤長三十里有奇新莊橋土堤長一千二百六十丈有奇馬家橋堤長一萬八十丈有奇留城堤長三千六百丈有奇佃户屯堤長五百七十丈有奇又築支河隄自東滄橋至百中橋長六千三百四十丈有奇又築曹單堤長四十里有奇劉家樓堤長一千五百六十丈有奇且置民夫歲守而黄水山水既無汎濫衝決之

患河身堤堰又有疏濬防守之宜自是漕河利濟而
國計永有攸賴矣疏聞上大悅進公太子少保歲增
禄若干分董其役者郎中程君副使梁君而下各賞
有差是時濟南諸生羅蘭輩過大梁請紀其事余適
在制中未遑也及余禫羅生輩復來申懇睦𢷬辱公
教最久曷敢以不文辭乃再拜而颺言曰粤自元都
幽燕海陸並運國初猶因之惟我文皇帝建兩都始
用尚書宋君之議開㑹通河四省兵民費且鉅億踰

年而始克底績其後河水遷徙靡常在睿皇帝時決沙灣敬皇帝時決黃陵岡尚書石公都御史劉公相繼塞之或三四年或六七年工乃就緒厥惟艱哉乃今役不及期費不重科民不知勞國計充裕視會通沙灣黃陵之役難易久近何如哉是不可無紀也爰係之詩曰禹作貢法漕議之端自南泊北輓輸維艱在昔勝國運兼海陸跋涉風濤舟車屢覆文皇嗣統肇建兩都爰采廷議濬茲漕渠作壩戴村橫亘數里

引汶及泗順流瀰瀰百六十年水失其行徐沛爲壑
涌溢奔騰壞我民廬損我運道皇心弗寧靡獲會粟
僉曰司空式弘嘉謨匪伊是任孰曰可圖天子曰都
爾才經世其爲予治去害而利兼爾憲秩授爾璽書
星言夙駕勿憚勤劬公車既南時屬歲杪循于水瀕
洛于故老舊河之東地曰留城且濬且謀胼胝經營
既分別支以殺厥勢遂遏洪流運乃大濟漕人驩呼
俾獲寧居徽公之來吾其魚乎曰匪台能天子明聖

浮議弗行工是告竟易塞為通轉險為夷民便攸遂

國計在玆滔滔安流帝心嘉悅晉秩青宮恩典昭赫既奏膚功歲用屢豐被之絃管南國之風按睦㮮字濯甫周定王五世孫官鎮國中尉萬曆時設宗學以㮮為宗正有文名見獻徵錄

新河記　　明　徐階

先皇帝四十四年秋七月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之北水逆流歷湖陵孟陽至穀亭四十里其南溢於徐渺然巨浸運道為

阻事聞詔舉大臣之有才識者督有司治之得今萬安朱公衡奉璽書總理其事公至駕輕舠凌風雨周視河流復沛渠之舊而時潴者為澤淤者為沮洳疏與塞俱不得施乃召諸父老問計或曰道南陽折而東南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留城其地高河水不能及昔中丞盛公應期嘗議鑿渠不果其迹尚存公率僚屬視之果然馳疏以請先皇帝從之工既舉而民之規利與士大夫之泥于故常者爭以為復舊渠便

先皇帝若曰兹大計不可不審勑工科右給事中何君起鳴勘議何君具言舊渠之難復者五急宜治新渠而增所未備以濟漕運詔集廷臣議僉以為然詔報可公乃廬於夏村晝夜督諸屬程役以工授匠以式測水之平鏟高而竇下導鮎魚諸泉薛河諸河會其中壩三河口以杜浮沙之壅堤馬家橋遏河之出飛雲橋者盡入于秦溝滌泥沙使不得積凡鑿新渠起南陽迄留城百四十一里有奇疏為月河於閘之

旁者六為土若石之壩十有二為土堤于渠之兩涯以丈計者三萬五千二百八十有奇以里計者五十三為石堤三十里而運道復通已又遡薛河之上流鑿王家口導其水入于赤山湖鑿薛城之左右導玉泉趕牛溝之水會于赤山經微山呂孟諸湖達於徐遡沙河之上流鑿皇甫導其水入於獨山渠沿渠之東西建減水閘十有三獨山溢則洩而歸諸昭陽鑿瞿家等口導其水入於尹家湖及飲馬池凡為支河

八夾以堤六千三百四十六丈旱足以濟而潦不能
為災於是新渠之功備矣嗟維漕運國之大計而轉
漕獨玆一綫之渠其通與塞又國之所謂大利害也
河勢悍而流濁塞之則復決濬之則輒淤事在往代
及我朝者弗論即嘉靖間疏築之役屢矣而卒未有
數歲之寧則今徒渠而避焉誠計所必出也然當議
之初上也或以為方命或以為厲民誣之以重謗脇
之以危言于其時公之身且不能保況復計渠之成

哉賴先皇帝明聖不怒不疑徐以公論付之諫臣擇兩端之中而因得遠猷之所在由是公始得竭志畢力以竟其初志而質其謀之非迂然則茲渠之成固公之功實先皇帝成之也階曩歲備員內閣嘗屢奉治河之諭適謝政南歸復得親至新渠觀其水土而考論其事之始末追感往昔不自知涕泗之交頤也遂因公請僭為之記

南板新開二牐記

明　劉夢陽

汶水發源于泰山諸泉至汶上縣南旺湖之口南北分流為漕河南至徐沛合河沁以入淮北至臨清會衛河以達海泉微流澁故建閘蓄縮而節用之臨清閘北流之裔尤要焉過是則衛河承之無留行矣閘分兩河北自會通曰臨清則前元所建志所謂地勢陡峻數壞舟楫者也南曰南板曰新開則本朝所建志所謂地勢頗平往來船行者也南二閘相距甫三百弓舊閘草創一以甎堰之名曰甎閘一以板障之

名曰板閘繼後改為石閘易以今名曰遠關泝舟楫
告艱弘治年間司徒白公昂改修會通閘導流而北
閘底過卑便謝於前仍南閘以行廷議都憲劉公總
師通漕公抒勤修職築亭障立保伍士鋭器精警虞
削跡時京儲埀審運舟遲達公於癸酉歲春欲新南
閘為利涉焉或稱截流僦功公曰詎可爾功非數月
不成何以副急餉之憂乃開北閘借便焉或又難之
公曰第為之耳以規畫授工徒疏塞濬隘下舊河之

身若干閘舊河之身若干復於會通閘底沈杉九板峻瀉既殺膠淍亦除淡為安流大往小來窮晝繼夜南板則徹其舊而創為之新閘則仍其舊而易其閘之金口與閘之底焉參决惟賢則工部郎中高陽李公師儒東吳陸公應龍廣陽茍公鳳主事靈石裴公繼芳也督課惟能則東昌府通判新安倪鼎臨清州判官莆田林公夏津縣主簿惠鳳堂邑縣主簿武謹聽選官傳財倉官顧琮老人韓祿崔鐸輩也掄工而

工良選材而材堅趨事有嚴布力無怠歷時告成鞏如鎔冶整如截肪再於兩閘之間下舊河之身若干闊舊河之身若干乃以是歲六月六日工完於舟上者無號挽之勞下者無激射之險羣吁衆異相目以嬉曰是何就緒之易筞算之神也盖自前元以至今日閘更幾作率以不能利涉為憾至是始克免焉收効於廢變易於難識淵於隱才周于事至智也速輸貢之程廣貨殖之用加惠兆人流澤來禩至仁也在

昔開一渠修一堰蠲茶利解火禁津濟一方翼藉一時民興謡史載事度德量力於公其大小久近何啻倍蓰可無紀乎謀於人人曰都告於民民曰俞用是礱石謭劣薦詞俾後賢有考焉公諱愷字承華保定新安人由進士歷今官西臯其自號云

遊泗上泉林記　明　于慎行

萬歴辛巳四月予從孟嗣孔柱史東謁闕里展禮既竣乃遊泗上出曲阜故城百武杜憲伯從殷父自東

方來車從甚都適與客遇客從驢背上厲聲呼下車問主人避客狀從般大笑君即幸而過泗上不呼主人安能飛度客第行矣已予第東行憩於少昊之陵而杜君從西返過謂余等吾且先驅為客治十日具客毋庸辭薄暮至泗水投袂而入杜君舍也蓋是日杜君為客馳百二十里未敢嘗食而予與杜君别且十年相見道故舊為歡若夢寐孟君儦甚猶能鼓一再行而寢厥明同如泉林杜氏二從長君太學季君

茂才同行杜君亦舍車乘驢踉蹌欠伸狀如飛鳥且行且相顧笑出城東十里觴於鮑莊之泉泉出山下曲折北流得磐石數十武平如馳道水布其上可羅胡床八九置几而飲水聲如鳴玉出於床下固一奇也又東數里觴於石竇之泉其狀山下一坎坎石壁立横衘一竇大如瓮口水噴其中雪濤矢激如出車轂下與石鬬旁有折峽孟君懸綆而下取蠡承竇中水一潄而出又東數里觴於趙莊之泉其狀平地為

一石池深廣丈許泉出其中泓渟無聲其色紺碧流而出池又為石渠曲折宛轉可數十步濫觴而飲援琴鼓之有鱣長尺凝然出聽土人曰泉故無魚異之此其去泗水二十里日巳下舂三醉而抵長君别業宿焉盖泗水之東至於陪尾泉之籍都水者以數十計其上皆有高柳數行參差縈繞與水石爭秀不可徧覯覼亦不能記也厥明東行道旁諸泉不及矚目日中息嘉樹之隂又東數十里過卞子之城城不高

大居人繁殖城東有橋而東泝水三里則泉林也泉林者出陪尾山下其中為寺山之左右出泉夾寺環之一匯泉之名二十有五厥數倍之寺右為山之西面泗淵之泉出焉其狀為石洞洞門高二尺許其水濆瀑沸騰洶洶礚礚如決渠堰滙而為池淵瀠黝深傾溶滉瀁折而西流趵突之泉出焉由洞門直瀉埒石竇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泉出焉從平地上起如濼水之源而小會而為渠悠然長邁其清見底水中

小石平布赬丹縹碧五色葩熾與水爭奇日光射之如繪如織泉多石刻予度其一梁之解衣而枕其上水聲淙淙欻如轉輪冷如鳴玉濺如珠萬斛懸如匹練人影下窺如入玉壺若有若無木葉蕭森天光沈浮急呼大白嘯歌沈冥不知有人間世矣起而過寺之左泉出平地或三或兩布如列星各為一溪更相灌注縱横交互綺錯脉分林麓黝黮大木千章非楸非梧輪囷離奇擁腫附著如芝如菌如鳥雀巢效奇

呈巧務為相勝而其支幹下垂又往往如虬龍盤繆其根上搏又若相噬或横架溪上以通往來曰浮槎渡或出而臨水房罇鼎跱上坐數人水流其下曰蟠木磯予與杜君坐蟠木上二仲與客坐浮槎或卧命僕從上流放杯折枝鈎之夕陽滿川藉以砂石映為紅流與霞相混而旁顧乃不見孟君則從一客校射林中蹲往觀之射頗得雋已而罷酒佛子導余蹴躋行蔓草中徧走諸泉如紫英白石蓮花鳴玉琵琶五

星之類皆為說其名義至不可記而寺則頹矣主人肅入使館飯而命榻予不能舍泉出卧度石之上水聲嚨聒月光在波如流華燈煜煜不定返而就寢明旦再酌泉上命僕取文石懷之泝遊而出洲渚合沓林木蓊蔚矩旋句曲將窮復有林晝天開回首茫然如出桃花源也過卞橋西三十里觴於杜曲之泉泉即長君别業南岸大木四本可蔽牛馬杜君酌而屬客此吾家泉請供卮酒又西二十里觴於珍珠之泉

泉大盈䀌其深没槍氿滬自中出於水上狀如吐珠至是醉矣日暮過泗城南宿於李君别業于子曰予遊泗上問水所從來盖出雷澤云澤方數十里春夏水拍空秋冬則涸其涸也如雷鳴一夕而竭水溢陪尾山下為泗諸泉常有澤中器物浮出斯已神矣我國家都冀泗上諸泉北接汶洸南接河淮通漕數百里厥功茂焉故設都水使者主之然其祗不列於瀆故無秩祀環堵之宇夷於丘榛斯河臣所宜講也辛

巳四月十日記

韓莊新河記

明　于慎行

萬歴癸巳徐沛魚滕諸郡邑雨潦大作泉湖溢溢濶瀁滔天漕隄潰決幾二百里運艘用阻民乃墊溺維時總理河道工部尚書桂林舒公日夜憂維博圖方畧乃與二三大夫相度籌畫議開韓莊支渠道呂孟赤山諸湖注之泇河東會沂沭由周柳諸湖出邳宿河口以洩豬水使不病漕詔下兩省撫按議報於是

管理河道參政梅君淳會夏鎮管閘主事尹君從教分守東兖參政楊君德政徐州兵備參政曹君時聘分巡東兖副使趙君壽祖沂州兵備僉事邵公以仁偕往相閱對如初議兩省撫按以聞制曰可乃使梅君率郡邑佐史以明年正月十日興工開渠自韓莊至彭河長六千六百餘丈凡四十里以地形為差闊者十丈狹亦四丈深不減二丈五尺築堤自李家石橋至萬家莊兩岸共八千六百六十丈高以三尺為

率基闊一丈頂半之湖口橫築土壩以為關鍵渠口
刱建石牐以備蓄泄凡役徭夫六百人募夫九千六
百人作百二十餘日開渠築隄費凡三萬三千餘金
建閘造橋費凡五千餘金比原估省萬八千金内帑
工直居十之四河隄租稅居十之六民無與也以其
年五月十六日告成適值雨潦水不漶洞湖面減於
去歲可三四尺漕舟無阻民得田作梅君等具以狀
報公乃奏聞上曰河工告成諸臣勞績可嘉晉秩賜

金各有差梅君立石於堤使行為記竊惟國家建都
燕薊因元人故道漕於齊魯之郊導汶泗諸泉分流
濟運北通御漳兩岸夷衍無所敗壊而南流通淮者
與河相值自張秋決塞河溢遷徙數迫病渠即本無
河菑而鄒滕諸山之泉流為通川互相灌輸湛於呂
孟周回可數十里曹單金城諸邑河濟故道滙為瀦
澤雨水猥盛相挾而東湛於昭陽周回可數十里皆
以一渠受之喦嶇汜溢其勢然矣嘉靖乙丑飛雲之

決朱大司空始於昭陽湖東開夏鎮新渠以漕而隄於湖之西岸禦河水出之秦溝至茶城乃與漕會漕渠自留城以下挿梁疏閘遊波稍緩有所休息三十年來漕無恙也萬歷己丑河溢茶城反灌漕渠舟膠不進乃徙運道於南改建内華三牐伏秋雨發河水時至閉而不納保渠如城利在自守非弗稱便矣然泉湖積水南北灌注而以一葦之渠左提右挈峽其湍悍之流至於三牐為河所距又不得出欲隄防無

壞而地毋爲壑胡可得也潘大司空嘗欲爲石隄障之度不能成乃穿呂公堂至鎮口爲渠以避湖水及其潰溢合而爲一既無所洩亦不能避則公所由策韓莊矣韓莊渠者即通泇河道也泇河出嶧費諸山左合沂武南入於淮自故元時嘗於利國置監鑿運鐵之渠近時穀亭河徙議者懼漕渠受水數請開泇口通運因避二洪之險朝廷使使視之者三皆以葛墟嶺爲梗謂嶺高於河渠陸丈鑿之二丈所往往砂

石磽确檻泉湧沸不可以鑴梁城以往頗有渠形水底多石鑴之裁没水中不能去且其時計從吕孟⿱赤徽諸湖南至落馬湖口隄其中以漕長幾五百里度可用四百萬朝廷謂其費鉅不急遂止毋鑿誠難之矣公謂不然地有險夷可避而規壤有堅瑕可脉而試何必葛墟也時邵君在事意與公合遂自滕嶧至邳宿往返行視以復於公公復躬率河吏登降原隰準其高下避葛墟嶺稍西得性義嶺地形平衍而直

中心溝西南頗有青石可二里所又避性義嶺稍南而得所謂韓莊者斜直中心溝之東北勢益洿下可疏導等也為陸井而脈之鑿下數尺小石磧礫類如蘇壤钁之即靡視葛墟梁城堅瑕夷險功相萬矣公乃慨然嘆曰嗟乎天作之渠也向之艱在陵今之易在陸向欲以漕故避湖而就嶺今欲以洩故避嶺而受湖何為不可圖哉乃與二三大夫協衷矢謨力肩其事賴天子聖明洞悉利病之原舉以委公諸大夫吏

士各奏厥能役不踰程費不及額而固漕渠之防鬬數邑之菑因以稟滕嶧饑民全活數萬信貞臣之石畫有國之鴻圖也夫治河如醫有人如此病在中滿於法當消而以參术之劑調其腹腸必無幸矣此洩水之喻也庖丁解牛批郤導窾奏刀騞然得其間也至於寛髀大軱頓芒刃而攻之亦不幾矣此闢地之喻也且有大計於此濟兖二郡舉泰山下阯百八十泉之流以奉漕渠無敢私其涓滴而二泇沂沭之水

出於琅琊東海之墟滲然長邁獨不以餘瀝及漕此則汶泗得河他流可謝也夫汶泗之於河豈誠愛而利之欲避而無所耳誠令赤呂諸湖出汶泗而通泇周柳諸湖內泇而合沂沭中間從河伯假道不過數舍即得淮泗故瀆則徐呂之險可避而二郡之川澤舉為漕渠用矣豈復乞靈於河哉然而數議輒罷者何也事固有可為而不可名可因而不可驟者故謀始之難也向欲以四百萬金開渠五百里鑿堅於陵

覆簀於水計非涸天府之藏殫神丁之力必不可就就又未必漕也毋論發言盈庭莫執其咎即公與二三大夫謂何如矣今直避高就下乘間蹈瑕費不及四萬作不踰二時計如解紛救敗以紓旦暮之急非敢言漕事也而渠水受湖有所推移湖又受渠有所滌蕩陸可省鑿之半澤可省隄之半有如萬一河流滔漫徐方告壅此時挈一葦之渠去而之沂沭匪鑿空矣嚮日行河諸使者假得是而筴之亦謂何如哉

嗟夫非常之原或闢有國無窮之利可為之兆而不可為名可因而入而不可驟而語可使人饗其成而不可使身居其功類如此勞臣之於謀國亦苦心哉行也家於河壖頗從里父老習識水道故不敢為丈麗之辭以詡盛美而惟著河渠利害所繇使後人知公與諸大夫謀國之畫有引而不發者異日其有徵焉是役也奉命會議則漕運督撫戶部尚書李公戴巡撫山東僉都御史鄭公汝璧巡按御史山東連君

格直隸牛君應元功成覆閱則趙運御史李君時華而先後巡鹽御史直隸姚君思仁徐君元正兩淮綦君才吳君崇禮先後屯田馬政御史劉君曰寧曹君學程山東左右布政使上君藻田馬政按察使陳君文衡新任徐州兵備參政徐君成位分巡東兗僉事李君天植皆與聞其事而覯厥成者調度工費則兗州府知府盧侯學禮專董工程則兗州府管河運司同知羅侯大奎陳侯昌言同知唐侯禎而諸邑之長

與有徵發及董公之佐史皆以差受賞列名碑陰茲不具記

東平坎河石壩記

明 于慎行

考之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歷奉高嬴博之境而西過剛縣南剛縣者今之堽城又西南過章章者今之鄣城坎河之泉注之又西南過無鹽無鹽謂之須昌今為東平又西南經壽張故城之北至安民亭入於濟則今運河西濟故瀆也盖濟之見與伏不常而汶

之西流而合於濟則所從來久矣國朝永樂中尚書宋公開會通河始築土於坎河之西謂之戴村壩以遏其西流之道而南出之汶上以入於運其稍逸而西出者環東平而北承濟故瀆之支流號為大小清河以入於海則所謂鹽渠云會通河成東兖之泉皆滙於汶泗轉注漕渠一盂一勺民間不得有焉即稍逸而西出海王之國竊借以行鹽筴皆漕之餘瀝也而濟之名賴以存焉耳豈能與漕爭哉歷歲滋久壩

或圮墜時以全流漫衍而西夏秋伏發南旺以北舟
膠不行則漕渠病東原之田或苦羡溢膏壤齓鍾化
為沮洳則民亦病是左涸漕渠右蕩平陸而以利鹽
筴也海王之國歲所佐水衡少府幾何而若東原之
民以與漕爭若此乎然又有異焉障而不洩漕亦若
溢故斟酌挹損制河渠之盈虛在汶之上流耳隆慶
中少司馬萬公謂汶至戴村勢如建瓴不可復收且
以土為壩疏而善潰乃上就坎河口壩以積石石如

累丸沙流其下久之亦潰而坎河之功始於此萬歷丁亥河決病漕詔簡從官行視今太僕卿常公為工科都給事中奉璽書從事與撫臺李公北行濟汶之間脉漕所由通乃奏書言臣居敬與都御史臣戴行汶上流令兖郡丞東平長吏雜視畫便宜狀皆言坎河口宜為壩其法用丈許大石夾砌如墉實細石其中塗以堊坿上鋭而下豐狀如魚背水高於壩漫而西出漕無溢也水卑於壩順流而南漕無涸也且居

民亦不害焉臣等謹與郎中臣吳之龍主事臣蕭雍臣王元命按察使臣曹子朝參政臣郝維喬僉事臣和震等議皆稱便大司空復奏制曰可會御史大夫潘公至復率諸司道往閱乃檄郡邑吏營焉計築石壩長四十丈高三尺上博丈五尺下益尺六之一兩翼之長視壩減五之二厥高倍之左右為土堤丈之二百三十東岸為石堤厚一丈經始於萬歷戊子閏六月明年三月告成費凡八千金有奇諸公不自有

也曰茲匪神庥其克有濟乃為龍宮於上伐石紀績用示永久東平守謂行郡人請勒辭焉不佞在里中時嘗遊章城父老指示坎河及宋公廟貌覽眺嘆息低回不去謂先臣之於國家功若此其艱也自嘉靖乙丑以來數治河堤潘公一與大司空朱公同開夏鎮新渠而沂泗之間通再濬黄河築髙堰以達海而河淮之間通漕渠所患獨南旺以上時或少涸則其故在坎河世爭言漕輓利病置此毋談何也一旦上

用常公言下詔興築潘公受而成之費不盈萬役不踰時而漕與民兼利焉是宋公所剏造疏引以制河渠之盈虛者至是有永賴也國家歲運東南粟四百萬給中都官從泰山下阯借一綫泉水為轉輸計不得以入齊為解即令岱畝之民剪蒔蓬藋之田以為水伯假道何辭之與敢況兼利哉夫天下事無大小操其本則易修其末則難今世言漕渠便宜大者引河中者豬水小者疏淺不知其本在上源源之不濬

而制其末流非善筭也譬漏水之在壺一以為盈而挹之一以為涸而注之晝夜不舍無當於漏調渴烏之吻正玉虬之咽則衡渠之水可錙銖而稱矣何也得其本也故吾於坎河之築嘉諸公之功而幸宋公之渠有永賴焉是歲也行鹽使者亦於大小漕河之閒建伍牐蓄水其議曰汶逸而西受之可也汶遮而南讓之可也能不與漕爭汶故漕與居民旣利而海王之筴亦得以其全力佐少府水衡如故矣國家萬

萬年之功謨畫並出一時豈不盛哉是役也董正考成則兗州府同知陳君昌言建畫經費則東平州知州徐君銘庀材鳩工則東平判官蔡忠沂州吏目何一鵬曲阜丞邵賔滕縣丞包揚泗水典史蔡茂魚臺典史王琮𡑍城使判官汪鳳翔主之法皆得書

登泰山記

明　于慎行

粵歲辛巳六月予卧病穀城山中朱廷尉可大倚舟廣川過而訪予相與盤桓雲翠東流之間望泰山雲

氣如在衣袖於是決策同往以其月十有九日發東流泉上行山水之間二日而至泰山下主人肅入館舍明旦昧爽衣冠謁岳祠祠在郡城坎方負岳而宮埒鈞天之居出登封門三里許至於岳麓有雙觀焉謂之一天門下乘籃輿以上磴道鱗鱗谽谺逶迤仰見峯勢嵬嶷嶢岏如垂天之雲峻不容履以為決不可至行數里至回馬嶺玉帝之觀在焉其峯曰瑞仙巖觀之前為昇仙閣憑閣望羣峯反在足下而峯首

則又有峻者磴道益斗絶詰曲偪側而上樹四人以爲竿而中貫一輿前人之趾履後人之顛後人之趾在予背上其後二人如之應劭所謂如畫重累人矣自此以上汗流喘息目不暇他顧而其兩旁丹壁翠厓葱𡼖嶒崒雲霞萬色陰晴異態岩傍飛瀑爭下濤翻雪噴流聲淙淙乍大乍細若縣絙鳴環下而迎客而水簾洞之泉從山上瀰漫下流注於絶壑以入碨礧忽然而沒有時復出石梁木杠忽相撐柱間以其

耳目與之接惟恐失之而不敢縱觀然後知此山之奇向者真未得其一二也又數里過黄峴嶺西行折東北上而復下又西行折東北則下而復上又前數里御帳坪在焉御坪者秦人所從蔽風雨也當岳半道負中峯而處左右諸峯兩面環拱石泓數畝泉流其上灑而下注厥聲砰磕宋真宗駐蹕遺趾有亭前松樹二秦所封為五大夫也生石隙中不甚高大而幹皮龍鱗數百年物決其不為秦時松可曉而地則

中阪無疑意好事者即其地樹之從者曰松有五雷雨壞其三非也五大夫者秦之爵級松何必五假而封七大夫松又將七耶從者不對又上則峯厓益險壁立揷天其石皆磊砢或圓或方或隋或長巉巖崒嵂不可名狀而其根尺之間色相種種望之迷瞀其丹而紺者為殿為屋兩岩之間一隙碧而如帶者為天光翠而如髪者為松蒼白如檜者為苔萬仭懸而如鳥巢者為羽人之居而俯視則谿谷碌碌不可見

丈尺又數里為大小龍口龍口者石硤飛泉如龍吐也小龍口之傍為斗母觀自此以上凡嵌嵓之間為仙靈神鬼之居者羅而列於左右蓋所謂神房洞天百靈之府也又數里為十八盤古謂環道望天門如一隻矢括在其端上盤如緣壁矣因謝輿拾級而上距躍三百揮汗如雨出天門之上左折而至碧霞宫碧霞宫者所以祠泰山元君也負玉皇頂而立抱五花峯於前日觀在其左丈人在其右規制狹於岳宫

而金碧熀爚覯闕輝麗頋反過之其西為使館玉女之池在焉膏渟黛蓄肅有靈氣其旁岩上有李斯所作十餘字予與可大就館更衣謁元君於壇羽人賛祝出而臨五花岡巒糾紛含谺懐谷雲樹宫宇俯在目底下視郡城盆盎蕃𩃎汶洸如線環之數周川原迴合縈青繚白堤封百萬不盈一矚由宫左折而上為青帝宫其後峭壁數十仞唐玄宗泰山銘鐫焉又北上數百武為玉皇宫宫在泰山絶頂古之封壇泰

皇帝碑在焉碑石青白高二丈而無文盖歲久夷滅或曰秦所以表泰山其下有石函玉書於理不誣繞玉皇宫之後倚闌而頫俯見四面羣山蝼蛇蜿蟺如盤龍走蛇逺七十二峯之下其支脈首尾歴歴可指數以至於海而桃花明月石屋諸洞在岳之背列仙所紀金床玉几之盛若將覩焉記曰天孫岱岳周回三千里以今觀之礅碒乎三州之半矣又折而東可一里許漢之封壇在焉石方丈許碧而瑩膩屋覆其

上白雲㠀嵑處也又東為日觀以旦觀日不往而南登舍身臺舍身臺者一峯斗出其平處而數尺而下臨千丈以三石撐抵博尺有咫謂之仙橋過橋而席於臺日光西沈霞色在壁風吹冠衣聲如裂石於是相對大觴望見西南有千家之聚横以大堤黚黒無際諦視之雲也盖雲如烟火下博上鋭平地視雲見其端此見其杪頃之月出羽人吹笙和以歌音極醉而返山氣懍懍枕席皆濕不可以寐出立壇上月光

熒熒星斗可拂俯視萬壑烟雲一氣芒芒正白銀海玉波不可辨識道家所謂三宫空洞之天也往聞人言山以夜半觀日出訪之羽人五六月間平明乃出五更可往也於是坐而至五更秉燭披裘以登觀見山中雲氣從澗壑吐出如一縷烟稍上而大東西聚散車馳馬奔倏然往來頃刻滅没於是可大大呼以為平生未有從者盡讙東方作矣回而東望有山數峯如卧牛車蓋之狀而又漸没赤霞半天光色媚麗

間以碧緑熠燿五色直射衣袂頃之平地湧出赤盤狀如蓮花蕩漾波面而華熚不可名狀以為日耶已又一赤盤大倍於先所見側立上若兩長繩左右汲挽食頃乃定羽人告曰昇矣盖先所見如蓮花者乃海中日影非日也日且高春赤霞與影皆没而下微見一綫白滉漾明滅羽人曰海也又頃之日左黑氣隱隱一抹如連山長城可大示予此真六鼇所戴矣羽人曰雲也可大一噱回立登仙臺西望丈人越覲

二峯近在目睫會疲不能往策杖而下氣益舒展顧見道旁石益奇絶水木益勝每行數里則求嘉樹流泉或峯坳片石拊膺而坐舉觴屬可大曰此非伯牙避雨岩乎夫高山流水於子可逃聲矣由御坪而下憩於岩岩亭折而左經臺峪經臺者在道左里許石壇斜倚山曲方廣數畝鐫心經一卷字大如斗作古篆文壇北有壁瀑布從山上來懸壁而下流於經壇瀰漫過之從水上視篆書一一可讀壁上鐫數大字

以水為幕往予再遊盖未嘗至以僻不當道為人衆所蔽故過經臺而下出一天門左而得岱岳觀又東里許得王母池池大盈畒涉泉而行天瞑持炬車中聞水聲在足下者數里明日至百丈峯下望山上瀑布數道如從天下盖在山之西南云

平陰姚令役法記　　明　于慎行

平陰姚侯涖政三祀法行惠覃吏泯肅和頌聲大作迺睠然念不腆之邑介在岱濟之閒惟供億不敷以

戚我赤子爲民父母其弗省圖訪於諸大夫士得條編役法亟以爲善因其舊聞參以獨見請諸部使行焉邑人懽吟鼓舞若出水火就袵席惟恐其後也博士賈君瀛劉君遜業走黃石山館謁行記石行乃慨然興曰此吾大夫白公法也邑人嚮其利而祝之三十稔矣今乃及於隣邑長世之澤固有待而興與夫利不百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有是言也然而以書爲御不盡馬之情膠柱而絃不盡瑟之用故曰制國

有常利民為本在變通而宜之矣夫條編之良不謂其役于田也彼自有四便焉邑之傜法五歲一更比其贏縮以為登下固欲均之也及士有請謁民有賄賕籍有飛灑報有低昂長吏懸空質而御之若射覆焉今也科其丁而算之以口為率括其田而徵之以畝為準其名可移實不可遁也而民免於均傜便一故事徵入租稅委之閭右受而自輸之庾受而不足勢不能無加羨輸而不足勢不能無賠償故或鬻妻

賫子廢產質田猶不能給以至流徙今也以富室一人為之司契徵解之任皆出於官而民免於大戶便二比閭之役環迴轂轉十歲而周若甚逸矣然差遣勾攝供需器用其目常一其費常十吏不訾省也今也置什器以供廚傳募閑民以給指使罷勾攝之擾增傳馬之額而民免於里甲便三賦馬之戶五年一僉中有消滅不得告代今也見年僉充通融幇貼鱗次遞解物力均亭而民免於頭役便四然四事之便

由四事而有也不謂其役于田也第不役于田則更徭不能無審故必田而可耳而役田之法有難比而一者地固有宜有不宜也兩邑之境土無上膏亦無斥壤民無居積亦無流亡計口與田而役之故甚便也乃若海濱鹵瀉之區千里莽蒼懸耜在室河堧澤陸汙邪湯析鞠為茂草即有畝鍾之沃天吳河伯奄有而湯沐之賦之不給役於何有此其不宜者矣以我之便而強彼之不宜以彼之不宜而奪我之便皆

目論也故必通於從違之故而法之利病可衡石而程矣要以宜民在法守法在人良工陳其榘矱而拙者易之非其器不適也良農播其葘畬而惰者荒之非其土不腴也使繼君侯者能長守其法而補飾之百世無弊可矣不然九則之章載在天府二百餘年豈其初之不善而必欲更之乎侯名宗道寧國旌德人以明經高第捧檄是邑敏慎寛平勤卹民隱今之循吏也吏役之政其最著者云

重修石梁口土堤記

明 胡瓚

醫書有云有餘利瀉不足利補此言似之而非也業已外溢必且中耗總之不足安得有餘夫惟時其吐納密其腠理令元氣不洩於鍼芒斯上策乎治渠之法何以異此汶自堽城而西既厚為堤而障之矣石梁獨當其衝而地最下歲虞齧蝕有司憚於創始稍稍補苴可幸無費而隨築隨決卒未有建必然之畫而一勞永佚焉者歲丁酉余承乏之東泉會大霖雨三

汶橫潰乘瑕而入故隄益不支其所嚙蝕殆盡夫水之積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國家六師之命寄於漕而漕之命寄於汶汶之下流厘厘以十之三益漕而上源既洩其何所濟寧陽令李君請發水衡金錢三百六十有奇治河徒役七百人往治之余為奏記總河今大司空楊公從其請時金口坎河二役並舉而泉夫方有事於東泉急無可使者為出夫家之征如其數期以春月受功入夏而釋而令朝京師攝者計

戸而徵徵且聚糧稍後期越四月猶未底績余惟水潦將降豫防之謂何因檄翁丞董之顧獨念東郡泉壩之役以千計而寧陽得十分之一此曹之荷鍤而食其力者誰非民脂膏奈何重罷之而至今舍穡事耶復申前約盡四月歸農其所未竟則集新萊肥三邑之夫一百二十有竒助之用大歡悦丞且賈其餘勇為修磯嘴壩以殺其勢皆始慮之所不及者也亡何令至自京師益嚴乾沒清冗蠹較前費省一百有

奇凡役百有十旬築隄長百有餘丈於是伐石河干屬余為記以詔來世者其言曰是役也大司空主之使君度之而郡丞實經紀之微獨此也鄗邑介在汶陰國家既係命於汶即捐讙闡數百畝之地為汶假道其焉辟害而況迴狂瀾於中流脫民生於魚鱉豈鄗邑專承之一二鄰封嘉受其賜顧沐民不佞以勤使君煩後命唯是出納會計有司事也其敢貪功以徼大戾余嘉令之慮事周也其不伐也翁丞之不懈

也俾余得藉手告成事以復於大司空抑又何幸焉是為記郡丞唐君名禎令李君沐民縣翁道例得並書

重修東鎮廟記

明 張印立

粤稽古大禹弼成五服建州九逮帝舜氏攝位而後更益之以三計為州十二而州必表名山以為之鎮夫沂山為五鎮之一古所稱東泰山也余居里近沂而今且讀書山之麓矣凡沂山所以奇勝其神所以

尊靈余目食之者稔甚且以沂中之瀑布論從來飲
汶流者不識百丈崖識百丈崖者實壎于先正喬公
宇而篾于陳公鳳梧等余嘗讀喬公所咏匡廬瀑布
天下知沂山隱在齊東陸及陳公所咏天晴六月長
飛雨風静三更自奏絃等句質以所見未嘗不心曠
神怡如遊橘中天地也余見朱陵瀑布矣其狀如珠
簾斜垂萬斛澎湧奇巳但巔際平衍可俯而掬不若
此之幽而險抑見匡廬瀑布矣其狀如秦女峯頭雪

花掩映觸以風日五色畢形竒已但南自文殊崖下視靡究其底不若此之顯而易昔唐青蓮君有日照香爐生紫烟遥看瀑布挂長川之句當時為匡廬瀑布咏似尚未見我沂中瀑布也夫沂中瀑布甲天下而西岱若分此一竒獻之東岱以故其南一麓沭浸出焉其西南一麓沂浸出焉其西一麓巨洋浸出焉皆瀑布之衍絡也以故其重巒疊嶂高下參差巑岏飛舞亢煙冠雲皆瀑布之藏精也為言其神自唐夏

有望秩之典周有埋沈之祭漢有祠而不封之儀魏瘞沈圭璋唐加王爵歲别一祭牲用大牢明削去封號稱東鎮沂山之神令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國朝奠鼎特致苾芬兩遣重臣恭詣山下奉盛奉醴奉牲典有加也然人以神為主而神以廟宇為憑依沂山之有廟宇所從來矣世傳昔有傍山父老議建廟宇大闕南垂榱棟已具忽夜風雨其材具自徙于陵阿中父老因之成廟言或不妄余嘗晤指

下諸碑其最壽者自有宋始其建置則有前朝原公傑朱公鑑張公體乾諸君子已三勤垣墉塗墍焉而大殿女神可移而寢配也其喬木則大殿前柏之干霄者凡十六株而右一或云是柏一本三株其東一株每朝廷將遣祭至輒有聲若吼遠之聲在本即之聲在末遞有驗也今二株盡矣所存者東一株也身今欹向其隅腰支石柱足犟培壞圍一丈三尺世稱為堯柏其龍虎殿前古槐一株圍一丈四尺三寸

今止存半身枝葉猶東偏緑又西道房前槐一株圍一丈二尺又道房西偏隅槐一株圍一丈三尺三槐世傳為唐槐又大殿前杪白菓二株西雄東雌雄圍一丈四尺雌圍九尺七寸以上三喬實鼎彝一方為千秋冠冕也由是以敬其靈應則殲蟒殄虎剿寇雷霆熠若以至歷朝以來凡有雩禱無不立應不但如左氏傳所云者載在往牒弗可誣也禮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詩曰松桷有梴旅楹有閑

寢成孔安是故治民事神司土責也世界滄桑發火
匝地即我陪嶽神居亦不無伊威蠨蛸之感迤於今
廟貌如故久雨侵飄瓦矣司土者于歲壬寅秋八月
有事於此適值霖雨仰視大殿雨侵淋漓乃召住持
道人朱全周而謂之曰此非我啓之若竟之之事而
誰事者用是彙言成譜使知此廟之必不可有敝不
葺俾漸即於傾圯也今廟之淋漓侵於久雨者豈惟
大殿盖後寢殿及兩配殿尤甚而大殿前龍亭復頹

廢無餘而中門左宰牲亭又久屬子虛倘俾天下鎮宗輪奐犁然將見歲時來祠其下一香一燭與蒼松等諸法物並壽千秋也

遊嶧山記

明 張啟元

壬子歲余至鄒拜謁孟夫子廟墓覽孟母斷機祠及述聖受業書院徘徊瞻眺不勝仰止景行焉南望巍然有山曰嶧蓋古今一名勝也自秦皇帝已有事洎明又封之前人謂其山峭壁百層斷崖千尺古澗生

風岃峭出雲嵌空玲瓏不可名狀爰往觀之越若來三十里抵山麓為紀王城騎行石齒間約六七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至山伯洞其草多竹其木多桐楷多松其鳥多畫眉似瓦雀徽文而善鳴有屋數椽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能出戶牖門前一徑路分兩岐由東入紀王棚西則二郎宮金仙菴也循山走北轉東約三里有朱滕橋麗石嘴閘狀若赤虹攀躋而上自小門入緑窻穿雲碧瓦咬雨四壁

無壓一間如畫棟為静石菴東行約一里有石怪特
上皆鳳篆蝌蚪之文從未有識者近居民相傳謂即
始皇之功石云其信然耶抑傳之非其真耶峯迴路
轉有亭翼然臨於池上者超然亭也中置花石案光
如鏡細膩無剥蝕叩之有戛玉聲宜琴琴調和暢宜
詩詩韻清絶宜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
皆石之所助也亭北有泉自石罅瀉下浸為小渠乃
溢南流伏行亭底至前瀦為大池中有小石蟹水松

菖蒲者為源頭活水又北有峯拱而若揖者為孔子洞書案無存尚有石刻之像可覩也越如舟石引白龍洞有小石橋僅可步相扶攜而始上者為停驂處有松立者如人卧者如蚪直者如幢曲者如盖有泉沮洳伏見壂石井鏘然而鳴又東約數里有池冬夏不竭為玉井池池中有蓮香遠益清為十丈蓮其左凭絶巘後倚峭石三面開牖濡灰飾壁刻錢使君題蓮詩於其内者為宕影亭其深邃窔邈寒氣逼人者

為石田洞口其淺水白沙深不逾尺澄澈可鑑者為呂公塘其欹而削治而若笑者為仙人棚其翬飛際天蒼松覆宇者為萬壽宫得支徑而北渡小澗攀長葛步危石人不堪行梯而上履之有恂容者冠子峯也峯罅蝙蝠數萬蜂棲其上者如魚鱗又題其峯為小魯處盖取文宣王所從登也南望嶄然而自為一山者為小嶧山北睇蔚然而深秀者為漏丹峪内有五色石盆即李猶龍煉丹爐也自峯後復右折陟次

巔有石狀如滿月翹踞巒陡越七分垂在外若將崩墜者蓋神石也畧此而西從間道入有缺石若闢門僅側行者為一線天頂有殿若金闕逼霄漢者白雲宫也前有金銀山小天門東有藏經樓與三官殿通西有聖水泉後有白雲洞洞中玉像為海潮大帝帝之來自海上粤從遠塵子之請也洞北二峯其一如劍其一干霄有復石蟠踞而上者如玉龍可望而不可即者未詳何峯也自山北洞而上經佛寺者十之

三道院者十之七其或古之所有今之所無今之所有古之所無者不知凡幾然而不可考也若乃初陽東杲萬山青紅夕鳥南飛羣木紫翠者山中之朝暮也烟柳縹緲晚霞製錦碧蛇飛草暮雁歸蘆者山中之畫圖也樵歌唱晚牧笛驚霞天風吟林曉猿叫樹者山中之鼓吹也桐花落盡栢子燒殘閒中日長静裹天大者山中之受用也又若風開柳眼鳥罵桃花雨釀黄梅日蒸綠李信雁初來曉露欲滴山寒蒼骨

花出六奇者則又山中之四時也最是雨送添硯之水竹供掃榻之風雲遮㞗山之簾草舖坐石之褥一班清幽令人留連往復而不能去諸懷也援筆而為之記

創建仲子路祠記

明 李化龍

聖人之道以尊而明以疑而信世謂孔子為性生視若天之自高然而聖人未嘗自高也豈惟不自高即其徒亦不盡高之也豈惟不高之亦且疑之子路之

疑聖人屢矣之公山則疑往中年則疑甚也絶糧愠之正名迂之子路之不信聖人一若此乎吁此其所以為信也彼其視聖人之道若千金之璧惟恐其有寸瑕若九霄之光惟虞其有纎障礱之礪之蕩之推之若對嚴敵若履春氷凛凛乎其不以一息安也夫惟其不自安故卒能成其信蓋至於聖人為之辨其惑通其蔽不得已而指上天以為誓借匏瓜以自解而後聖人之心若空中樓閣人皆見之若行天日月

人皆仰之故聖人曰自吾有由也而後惡言不入於耳彼其所自為攻伐者至矣又誰侮之則豈非疑以成信之力哉嗚呼道至聖人止矣猶然攻擊辨難無遺力焉彼所自視與聖人奚翅不如則所為砥礪琢磨與所為疑聖人奚翅百倍故吾嘗以為七十子之徒皆以真志專功日積月累自成其賢非直以及門為幸若所謂附青雲施後世者也彼世之學聖人者多矣未少自得輒自信焉曰吾之學至矣為其徒者

亦曰吾師之學至矣一以為尼父一以為顔回沈溺而不止曰吾疾賢人之固游移而不定曰吾得聖人之時左覆右盖惟恐人之攻之也有攻之者不以為愚則以為儺然而信之者卒不勝其攻之者而後聖人之學始晦故曰吾人當學子路又曰子路百世之師而世猶以仕衛為疑吁聖人固言之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魯之君臣衛之父子聖人盖未嘗一日忘焉惜也不能以其身並相兩國由也從之久信之

深殆欲步趨追之乎然惟聖人則可由也自信而過者也故斯之未信聖人悅開吁學聖人之道者斷可識矣子路蓋卞人今泗水縣地其後人流寓濟寧久之成聚故名仲家淺泗水之仲無聞縣令邳州譚君好善曰不可以大賢之後久為寄旅乃捐俸鳩工於縣東為祠俎豆仲子其間移文濟寧盡族而還之下為置祭田百畝俾銓修祀事是舉也其義正其思勤其有功於仲子甚大不可以無紀余既嘉譚君之高

誼會其以碑文請未及為以遷秩行至鄒而仲子嫡後銓復申前請乃駐車命筆為紀其事復為詞三闋使歌以祀其詞曰君何在乎相羊望汶泗兮湯湯歘嶽雲兮四起紛靈旗兮遠揚乘文豹兮駕赤虬亂岱東兮翩來遊望舊邱而戾止聊卒歲兮夷猶右擬迎神之章

凡八句

鼓坎坎兮擊鐘笙簫咽兮隨風靈洋洋兮左右忻指顧兮從容俄立髮兮嚼齗振冠纓兮切雲世滔滔其皆是誰與易兮斯人牿蕭兮設糈式歌兮且舞

神既醉兮顔酡恍申申兮笑語右擬降神之章十二句　天門兮四通報兩驂兮戒雙龍揚旌兮于邁髙覽兮故宫居上帝兮左右悼行義兮未終五風兮十雨時和兮歲豐本支兮福舊國億萬年兮靡終窮右擬送神之章十句

唐賢張公祠記

明　黄體仁

張公名公藝唐書夀陽人也至唐龍朔間凡九世聚族而居無析産亦無間言北齊隋唐交旌其門髙宗登岱宗幸其家問所以久居之故公書忍字百餘以進

高宗賜縑帛而還夫周之有懿德也糾合宗族為賦
棠棣尚有急難死喪閲牆之感況棠棣風微角弓嚮
熾誰能依依久居不見隆薄乎誠古今希哉至其百
忍獻規則更有深意而宋儒苛於求疵謂高宗以濡
忍不斷釀成天后之禍以忍濟忍何異以干戚之舞
解平城之圍遂惜公失對不若新城壺關諸三老嗟
乎忍何容易哉郇模獻三十字自謂一字為一義公
書百忍亦謂忍非一端而惡可以一濡忍盡之鋤其

鋒棱固其扃鐍一於藏垢是含忍之為忍也宣尼有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試度人所不能忍時突如其來如飛如翰如崑岡之焰方揚孟門之波欲決誰能遏之是必有慧眼朗鑑常空明以破其情壁而後能忍是必有剛腸勁氣常磨礪以斬其性蘖而後能忍忍何容易哉公特以草埜之夫不敢直言宮闈之事而寓意於此假令高宗而悟公之意忍於割帷牆之愛忍於驅城社之奸則龍漦燕啄不充後宮狐媚鼠黠

不伏外庭藻扃黼帳不為蔽而袵戈影弩不為祟天后之禍安所從起也天后朝有婁真公以唾面自乾訓其弟與張公意正相符當此穢濁之時稍自愛者莫不拂衣去羞與昌宗易之輩為伍真公獸伍佪留之不能去大似忍辱而卒偕狄梁公挾日虞淵收反正之功忍之用又稍變而效於此矣每鏡往牒至於叔季在上者陰噎而不開雷砋而不發多以惑溺而養亂萌在下者攘臂而呼羣小之援射影而修一方

之怨多以忿戾而生厲階風波起於轂下而荆棘旅庭何紛紛也總之不能忍耳當此得公說而存之如重昏之夜照以曉日藴隆之侯沃以清淵欲平躁釋械息機忘有不覺氛祲消天壤寛世世並行并育無相害哉張公妙用有補於世道人心合於宣尼小不忍之旨真可方婁真公寧在新城壺關諸三老下哉壽陽令李君仰思以古道變今俗為公建祠肖像擇其後人之俊秀者主公蒸嘗以示風勵意復伐石索

余記其遂記之

重修范公祠記

明 申時行

濟南之屬邑鄒平治中有山蔭然負陽而抱陰綿亘聳拔于兩山之間者長白山也山之前有溪淵然而渟泓其左有泉滃然而湧出藂林蔚薈枕山而帶溪者醴泉寺也去寺不數武廟宇巋然言言翼翼其肖像而俎豆其中者宋范文正公祠也盖聞父老言公自吳中從母之長山讀書山中甞見白鼠探其穴得金

不取去之日以告守僧僧得金遂拓其寺公仕宋為名臣稱百代殊絶人物而兹山其藏修之地人所景行而仰止斯寺所以存而祠所繇建也祠剏于至元間歲久蕪廢正德中憲副王君哲重建于寺之南南向益以祭田距今垂百年矣漂揺摧剝浸失舊觀于是戸部郎新城王君昆季以嘗讀書其中乃率其子弟及鄉之人倡義修葺而鄒平令王侯點章邱令游侯漢龍各出資佐之殿堂門廡黝堊丹漆咸復其故

以某月日興事某月日訖工戶部君以使事來吳屬
余記余按宋史公風節在朝廷威名在疆圉循良之
政在郡國仁恩義澤在其鄉里與族之人而其經世
大指曰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公之希古聖賢身
任天下之重者以此然天聖慶歷之間公嘗進百官
圖對天章閣經略西夏所為振恥扶敝規政之闕失
折衝禦侮于行間蓋嘗目怵心深思而極慮憂未嘗
一日釋于懷而公執政無何再遭貶謫朋黨之論遂

起方名用而捐館舍香山緑野之致茫乎無聞則公
所謂樂者固未嘗一日目覩之而身遘之也古之大
臣肩鴻鉅而歷險艱能必之已而不能必之天類如
此雖然秉彝好德之心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不
以更世易代而淪没公逝且數百年而純忠大節崇
德茂勲使山陬海澨衿紳襏襫之倫家謳而里誦即
蘧廬暫寄吾伊佔畢之區方且慕循其迹想見其風
采顧瞻祠宇低回而不能去蓋金石可銷陵谷可徙

而功名不可滅名者造物之所寳也限公以一時有涯之樂而畀公以百世無涯之名所謂天篤之者非耶公所至有祠幾滿天下而此則齊魯之鄉古所稱嫻于文學斌斌質行者將無有聞公之風而起紹明其學術而興建事功庶幾先憂後樂之遺範者乎是公之功德奕世而彌光也夫酬德而報功者祠也公之祠與溪山而並永也固宜

勞山紀遊

明 陳沂

鰲山本曰勞山有大勞小勞齊記謂泰山髙不如東海勞秦始皇登勞盛山盛乃成山勞即此也今在即墨之東南四十里東西南直距海上山形延亘若城雉峯起如堞縱横髙畢直突旁擁相糸凡五百餘里其竒峯怪石不能以狀崩崖幽谷深巖絶壑峻嶺曲崦不盡以名棲禪鍊真靈異之跡不可以徧土人以峯名崮山多崮名嘉靖癸巳九月二十有二日余按縣至自膠聞藍侍御玉甫悉山之勝云不易到不能

自遏越二日與王甫出東郭三十里由三標山出海上嵩莽中十里累數邱一髙起曰鶴山至則攀陟亦峻石谽谺磊砢憑藉為磴松多偃枝古幹夾石而上一道宫曰通真庵後有洞洞旁石室道人丘長春大書鶴山洞鑱於上鶴山鰲之東麓也西南諸峯插天横亘數重望之若劍戟羽鏃森列而恍然若雲並海濆東南行二十里皆巉巖一峯深秀多長松怪石由叢石壓堒轉折成路至獅子巖下有臺宇乃宋太平

宮也巖有二石結架如戶出其上時夕陽在峯頂海濤撞激直至峯下是夜宿道人居夜半月色潮聲不能寐起坐臺際雞鳴與王甫登巖見日自海隅湧出雲霞異色海氣滄漭日光浮金萬里世之大觀也是日宿巖下題石門曰寅賓巖從宮之南渡飛仙橋尋白龍老君華陽諸洞降巘舍輿乘以兜從者徒步緣海灘亂石間行轉入山麓遵海而東歷畨眼嶺下臨不測屢策杖惴惴由惡水河亂石灘皆海濤中行山

迴從蛟龍嘴歇肚石黑松林皆山腹處極險非人迹所到有下清宮宮在山隅不能至從黄水灘西北入山中凡三十里始有人居就樹下飯由山徑歷黄山嵒黒山嵒觀音崦皆矗起數十百仞極竒秀又三十里入羣岫間有北峯峻極山半隱隱臺殿至則巉削攀絶僧垂木階下乃援而升上有石洞額大書明霞洞大安辛未題其中空洞上如厦環石如堵前後戸牖洞左有佛宇僧廬右石門從磴數百級上絶壁數

仞視滄海與天浮動島嶼皆空壁下有草庵老僧定處是夜宿洞中明日晨飯畢下山經石瓢清凉甸聚寶峯三里小峯下有道院亦宋所建上清宫宫傍石澗跨朝真迎仙二橋橋側巨石鑱詩十亦邱長春者字畫端整由寶珠山八水河十五里登天門山極峻險峯多奇狀山口復有二峯若石壘就高數十仞兩楹相峙上逼雲際下瞰滄海有丘長春大書南天門三字從天門南下歷數十峯初視若蟻壤且近行數

十里不絶每峯皆峻大而仰莫及者降至麓瀕海上曰韓基一道院曰聚仙宫碑勒元學士張起巖紀飯於宫復西北入山循涔牛澗磚塔嶺僧帽石大風口三里河小風口瘦龍嶺清凉寺仙跡橋金剛崮二十里至巨峯最高而竒周山之峯異狀百出徘徊不能去巨峯下數十百仞壁立梯窮徑絶有兩石若劈處見一竅上聞犬聲一僧垂木梯下請升遂援之而上由壁中行轉至一茅菴甚明潔左有佛宇嵌崖隙甚

幽西北羣峯直出其後東南海色相映庵前牡丹諸
奇花偃松異木其建築木石所植花卉皆僧負戴梯
而至之是夜余宿庵中明日題其夾石處曰面壁洞
澗上壁大篆靈鷲庵三字從故道十五里出海濱循
山麓西南行皆平地侍從者始騎四十里至華樓山
下緣澗仄徑而陟數里至巔松千株皆偃蓋從石隙
間深入有萬壽宫老君殿少憩尋翠屏岩時已晚宿
道人庵明日晨起與玉甫尋古遺跡周山之石摩勒

殆遍多金元人者從王喬崮至凌烟崮下見海色遠映道人吹笙笛於高崮上飄然有物外之想遂循金液泉夕陽澗石門山至清風嶺小飲又步至華表峯下曰聚仙臺其峯壘石數十仞峻拔且奇秀少焉與玉甫别至是山遊凡五日行三百餘里玉甫所計行蹤止宿不失尺寸余亦得詩二十餘首去今以往想莫有繼之者矣下華樓山復乘輿四十里至縣所未至者五龍嶺下清宫黄石宫也海中諸島東有大管

小管東門滄洲南有鮑魚老公東屋大古小古浮島皆登陟所見者

大澤山紀遊　明　龍文明

余守萊三載會郡事旁午夙聞大澤之勝數裹足不得往歲壬寅春仲會大旱禱於大澤山之龍潭得雨而喜遂徧訪山中諸勝盖大澤去府治七十餘里出城東南行數里即皆深林秀薄前後隱軫人俱行樹蔭花香中更深入林薄益叢山頗益奇西折而南道

中多牛蹄水再南絶河而渡自此俱軟沙亂水莽蒼成望盖羣山環而出泉遂滙為大澤大澤以此名也南折而東入一谷口輒巖巒四合若析城疑無出徑行久之路有掛者支者隙者可出如此者無慮數十谷口已又再絶流而渡空谷杳無人聲比歴雲邏數層見樹杪有突烟繚繞剝啄雞聲出巖腹中知有聚族者山漸近仰睹絶壁崩崖瑰異不可名狀道旁有樓子石高可七八仞虚其腹而上繚以簷簷盡復規

方如屋重簷結其巔望之隆然自此再行數步僧寮出逆指示其上不可肩輿余手扶靈壽小史輩腋拉以行行小困時時息磴上望下方已若累黍矣東行不盡危岅者數百步有峪如門又稍進廹束如巷巷盡又經磴邏數百級而下菌輪崛岉始入大澤之腹矣大澤腹中四山犬牙相抱其西南為金剛崮西為飛來峯東為寶案峯西北為摩雲頂直北為瑞雲峯大都四山合沓如埤埤之外有山為郭郭之外有山

為邪邪之外有山為垌為郊層巒疊障上下凹凸承
接其石頗俱細潤竒古畫家所謂麻皮鬼面皺宛如
筆墨淋漓新寫生繒之上也東入山口踈松行列比
深入見松與水石爭穴生無隙壤逕麓足至巖頂覆
地揷天與翠巚丹峯綴聚而掩映無之非松也每客
過其下笙簧遞來無風自語遠近與澗聲相亂山之
中方為寺寺有廊有門有夾室越門三重為大雄殿
鉅麗雄壯殿後石上有乳泉涓涓不止西行松隧中

數百步有蟾石石婆娑如蟾蜍余怪其上四簷披黻各三丈許而石根僅如蓮蔕似可搖轉坐其下者多髪豎竟不得其解蟾石上下有獅子石香積石天耳石天眼石天耳有耳輪附於左天眼有目睫貫於頂其獅子香積類此皆以象得名從蟾石西行而北為天池天池在複岩下旁竇滴水流入石盎中澄泓瀰瀰山中可供一人用巡遊而上又北折而西則皆鳥道雲關漸不可托足最西攀蘿仰面行數十武越一

飛梁又行可食頃及一絶壁壁峻直不可登微見其旁有鑿竇痕疊疊余循級攀竇以足附手而上盡數十竇得平坡又西行度石梁入飛來峯頂飛來峯亦大澤山之最高處也而猶為瑞雲之梁甫從此北望瑞雲尚萬仞不翅涬溟然第之顱瑞雲之勝此中已半收目境其秀石奇珉非烟非霞而似環抱飛來渠渠若近峯之北為大海海濤歷歷蕩襟袖上聞此地時有玄鶴戾止知去三山不遠矣峯旁有仙人橋仙

人橋者以人不可度而名也橋下陰壑萬仞石齒齒如劒戟不可俯視時余賈勇先登瑞雲僧謂北峯峭絶險於飛來者數倍即老於此山者不能往徵聞棋子謂此中有山如門如屋有池於山巔耳余因止改步而東北謀急入日照庵於是行盡嶇嶔處得平壤遥見有林木而庵宇蕭條盖日照背負北山而藏於其麓故也庵後石池為湧泉泉最甘余携具試茶其上度其地僅可置一鼎一牀留數客耳坐久之復尋

別道入寺關寺之左腋而出至邀月臺臺石故平曠如百張席可以邀月遊客多留刻其上臺之東為摩頂東北可望日出側聞白虎谿望蓮臺皆殊賞遂循松隧而南達於東巖之隧中此地古道平直可容肩輿遂升輿數松行夷猶而過隧盡乃西下幽谷中有松數株皆合抱僧頗謂此乃宋元物也又西行歷亂流而度得白虎谿谿正視寺門頗坐谿上四峯皆如屏幛峯之敧者正嶔者秀且水泉高下委蛇上澗果

腹復流下沚顧視谿北欹石上水不盈寸而雪乳漬薄泱漭無際時分流環谿而過多濺衣袂可俯而承飲其傍為望蓮臺北地望北山蓮峯如初放菡萏絶無傾側從它所覿則如墮如坼矣歷臺而上為入山舊境是日朝晴暮陰出山時雲容變谷萬松千巒出沒移徙未定疑非舊路然歷劍門樓石則儼然故人也盖余於大澤久疎而實暱以山靈之契獲遂斯遊爰表而記之

重修伏生祠記

國朝 施閏章

六經自大易外尚書最久遠其所載二帝三王政治得失之林最詳詎秦棄書籍壞先王之法懼諸儒生引古帝王得失相議論切切焉務磨滅無遺者宜莫先尚書而齊伏生以一人晦跡終老年九十餘卒以腹記口授傳其書萬世嗟乎初伏生以書授生徒其坑者不知凡幾伏生以博士得免幸也然人之童時誦習老不能舉其辭者衆矣嚮使漢文帝不詔求尚

書求矣而伏生不待或老眊荒忽不復記憶或又言語迷惑無人焉能辨而傳述之則是書終亡也而上有其君生又有其年窮憊且死能舉其辭以授幼女女能述其辭以授鼂錯豈非天哉鄒平縣北十八里有伏生祠其墓在焉蓋伏生故里宋封乘氏伯有司修祀惟謹歷年既久祠寖廢吏亦不親至今令尹徐君甫受事詣祠行禮即率諸生新之余至見其像修眉豐額垂旒秉圭如古侯王幼女及鼂錯皆侍側壁

上晝當日授書狀如平生余不禁愾乎其慕愀乎其
悲也時諸生數十輩皆治尚書余告曰爾諸生生于
是鄉讀是書亦知先生傳之之艱天之憖遺一老之
意乎謹爾俎豆以時習禮俾異日通達政事諸生責
也諸生皆拜受教巳又拜請曰是祠也無長吏跡久
矣今徐侯之必躬必先新之必以其力也且惠邀先
生之涖止也其何忍無以詔來者余既感伏生之事
嘉徐君之義而益以見伏生之教思與世無窮也故

既為詩歌又詳次其事為之記

重修禹王廟記

國朝　施閏章

歲已亥春北鄉三十里堽城壩重新禹王廟成主之者工部員外郎劉君元琬以書請紀月日閏章謹記之曰嗟乎余讀禹貢嘆明德之遠也禹治水行天下陸以車水以舟泥以橇山以欙東西朔南胼胝十三載三過門不入以告成功民澹其災其膏澤之繫人心若江河之行地中茍視息飲食踐土而居者固宜

家尸祝尸蒸嘗也況川澤之險漕渠之要害奔流湍悍嚙石決隄丘陵不能塞其遺萬夫無所施其勇神實尸之俾享厥利有不食於斯土者哉寧陽舊有禹廟下臨汶河其地為堽城壩元至正初築以遏汶水使南流入洸以注漕渠通貢賦然其水衝激浩汗不可遏土堰隨決明成化間易石堰久之復壞傷稼漂廬舍屢為民害萬歷中年又新之終以潰決遂廢而禹廟去其岸半里春秋兩祀丁酉六月閏章以校士

自齊之魯河大漲沒堰一小艇壞受數人二人鼓枻二人搦舟之水而出之僅得濟從騎不能待解鞍亂流失人一騎一食頃出於淵若掖之者余方坐廟中其人叩頭廟門泣曰神活我其信然哉廟故偉麗庭有檜栢不見白日後一樹夭矯作龍形皆數百年物也經亂廟圮毀風號雨剥神不安處問其垠盍葺諸曰歲不登也或曰噫民力殫也余建議官為出力不以役民告之總河尚書楊公楊公是俞以囑屯田員

外郎劉君徧告席僚是襄是圖役十有四月費六百緡材堅以良垣周以固宇高以達丹雘之屬潔以華歲適告稔水安於漕民康於室鄉之刑牲釃酒頌神之德而闡章隳以詩詩曰帝錫玄圭九州是奠括海函山厥稱禹甸汶泗之間魚龍所宫湍悍隤衆突畚鍤無功乃肅神祀陰捍畱患汶洸安流漕渠輸灌喪亂既興俎豆不飭神罔怨恫哀我民力暑雨暴漲烝徒孔危既没而出匪神之私神實壯天駿龍駕螭神之

來斯髣髴靈菥伐材作廟祀事具舉役無民病神獲寧宇民之祀神有圭有菽伐鼓坎坎其樂陶陶是用報饗黍稷千億填滄塞渠魚鼈蕃殖鉅野不溢東原底平通艘利涉民靡震驚爰琢貞珉以刻斯文千秋萬世穀我烝民順治巳亥八月之吉

按禹廟之建於東省者非一凡疏瀹之地處處有之堙城壩之廟在兖州府北閏章按郡時適汶河幾溺感神靈佑而作也

重修順德夫人祠記

國朝　孫廷銓

淄長梁鄒之間有孝婦河其源南出長城山下則顏

文姜靈泉廟也至稱文姜事姑至孝常自負遠山新泉以供姑一旦緝籠之下忽湧一泉清泠可愛時謂顔娘泉後人則即其居廟祀之唐淄川尉李陽冰朱梁刺史高霸皆嘗刻石廟中惜斷滅莫遡始年即其廟初但委土而已宋神宗熙寧中大饗明堂徧禮羣祀乃按州守臣所上圖狀封爵之曰順德夫人仍賜靈泉廟額則其始大也祠是作者非一明成化間學臣畢瑜復請於朝以登簿正常以歲七月府别駕職

致饁幣焉而其自古在昔靈貺綿邈常有福利於其里邑吏民賴之以不疾災疢又甚著也夫立百行之原宜得衆心之聚斯廟之興關乎名教既非滛祠黷祀諸不應經義者得而髣髴矣邑有先德而不報是廢典也前王有嘉禮而繼代弗章是變古易常也天子重神敬祀而守臣不博采境内以聞是有司之責也且其靈泉古廟攬勝為工蒼岩翠栢雲合於其上白石寒泉觥旋於其下既以閎壯矣又寢門之外有

曰公姑父母者則祠之祠其類也有曰王友郭公者則祠之祠其所有事也夫生而事之死又能世世俎豆之惟夫人之孝為不匱愛其人以及其所事又敬其祠以及其所有事惟鄉人之追孝為不衰然則繼乎此者雖百世可知也昔余在司農嘗

恩歸省嘗過謁祠下見其經時漼然頹敝莫厭衆心乃集鄉里相與謀新之維時司馬中丞耿公焞撫軍東省百廢俱興聞而綣然願悉俸以首其事而鄉侍御趙

君班璽顧命匠以考其成凡邑居之老幼歌咏神休而樂其有是舉也亦靡不歡呼踴躍以赴之於是前宮後寢臺觀門屏悉從改作更鑿山石規拓其垣宇而壯又過之四方之至者一拜其庭登其堂周瞻彷徨寥泬清敞若山川益增其勝而神人之意倍暢於昔者未嘗不猶猶然崇起孝思於無已也乃寢成而耿公適已去則於其側祠而並祀之亦猶郭公之意也夫乃劖石書事而麗以銘其銘曰孝水洋洋東國

是疆介邱封麓長城巨防猗猗孝婦灼灼顔姜視遠
惟邇執德惟常克勤竭節以奉姑嫜于沼于沚載雨
載霜召彼靈泉湧此閨房涓涓不絶乃成谷王河潤
千里達於海邦萬姓諴和既走烝嘗百王有作殷禮
重光考德作廟典命焜煌守臣受之爛其有章清泉
文藻翠栢虚廊雲旗飄緲桂殿芬芳無怨無恫布濩
嘉祥年穀庭碩樂土安康蟊賊殄滅貙虎摧藏羣心
醉飽瞻就彷徨式我儀刑薦以馨香闐闐靈鼓諳諳

華堂新宫載啓刻桷雕梁肪載磐礎廫聚冠裳愿侯順德無忝孝鄉我作斯銘勿替景行

重修八蜡廟記

國朝　盧綋

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者何一先嗇二司嗇三百種四農五郵表畷六禽獸七坊八水庸既云八矣而又索饗萬物者何惟歲之既終凡物之有功於民者例得饗之祭不止八而統乎八以表其功之最著

者也蜡之義為蟲螟螣蟊賊皆蟲類也舉以名祭明乎農之害莫甚於蟲而神之功亦莫大於驅蟲故八祭之中爰及禽獸王制天子四時蒐苗獮狩方除禽獸以遠民害如貓如虎亦屬害人之類而兹反祭之者何維鼠豕之害亦皆蟲類則貓虎食鼠豕之功宜居神列每見蝗蝻之滅羣鳥飛啄而食數日輒盡疑神或使之故蜡祭統言禽獸則祭亦似不宜專於迎貓迎虎也如先嗇之為神農也司嗇之為后稷也百

種之為種神也農之為田畯也之數神者以其開農事之始載諸祀典咸曰攸宜至于郵表畷以及坊與水庸民雖祭焉不知其義考八蜡之祭南方無專祀而北方都邑皆有之惟玆祭剏自伊耆伊耆即唐堯氏唐堯起北方都冀州於時水患適甚下民其咨迨黃熊既殛爰詔其子踵而治之繕溝涂植封洫濬畎距川民出墊溺惟井田始于黃帝迄乎堯時尚存其制北方地多平衍處處可行如周禮所記遂人治溝

洫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

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

路又攷工所記匠人為溝洫耜廣至寸二耜為耦一

耦之伐廣尺深尺為之甽田首倍之深二尺謂之遂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

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

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此制雖迨周始詳實皆

古法葢郵為亭舍表為標表畷為田畔坊以畜水亦

以障水庸以受水亦以泄水是即徑畛塗路之異名
畎澮溝洫之異制令井田不廢則經理有方瀦洩有
備雨暘時若災祲不生永絶農患自井田易為阡陌
而民不肯虚棄咫尺之土以為流通水利之渠是以
旱則赤地潦則望洋偶爾值灾輒搔首而嘆莫云救
憫坻既不曉其義而有司復不講其規灾之未弭惟
神是咎不知天時地力之與人事相為補救人事既
闕則坊庸之制不存而僅存其祀將疇任其尸祝而

為民降福也耶紘宰新邑三年於兹歲頻告稔間嘗
咨潦揆其本原則皆坊庸不治之故耳雖然良法久
壊興復維艱猝議舉行非怨則怒向因霪雨曽率坊
民開治渠道於民實便於時心非而巷議者頗亦不
少矣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如
兹廟之圮始議修復民或視為緩圖而期期乎不可
自落成以後歲屢告登民蒙其禔則神亦何負於人
也者而新民亦自是知斯祀之不可闕廢有如此也

然又攷之記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通者凶荒之方則斯祭不為通舉雖舉神亦不饗也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移民者因蜡通而民始得寛縱否則民物之謹於此有加毖也又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子於親之終則白衣冠以送之言人至老而事始畢故云息老物也又曰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言農事因土黄者土色既報今歲農事之終而復兆來歲農事之

始天子與庶民俱所有事也紘因是為記抑以明有司之舉斯祭也甚難而神之饗斯祭也亦未易神與有司交任其責焉至于蜡祭雖存而義弗著比邑皆然紘又因記茲廟之成而并詳及之將以為天下之凡為有司者告也

遊蒙山記　國朝　朱克生

順治已亥春三月余從費之安靖村行二十里至蒙山山在費之西北周一百一十里蒙祠在山之麓鄜

道元水經註云沂水逕蒙山下即此地也按龜蒙皃嶧四山名嶧皃在鄒龜在泗水蒙在費今土人稱蒙為龜蒙以蒙頂遠望之如龜形者統曰龜蒙訛矣余謁蒙祠畢策蹇而北至回馬嶺易筍輿過石盆度黑風口折十八盤皆亂石參差層巒屈曲上陡山歷小風門望舍身岩削壁千尋俯臨萬丈峭崿劍立峻巘森羅路僅容肩輿過此膚寒栗起股戰復歷大風門步快活嶺至南天門憩於廟左喘息稍定蓋自回馬

嶺至此十八里矣廟後道上喬松茂柏參霄蔽日攢岸被壑枝交幹連翠色清芬映人衣帶行五里由二仙橋升朝天宮入慈寧宮拜玉帝殿旁有孔子小魯碑以蒙名東山也東北陟二里許登山絶頂其山峯岩皆北拱蒙陰縣西望徂徠山東對天馬嶺南指抱子岡其後有養真洞封真洞金仙嶺土人採蒙茶者始得縋繩而下茶產石竇形如石蘚下顧平疇杳然白氣不辨邱陵脚下皆雲生處也是日晡遂宿慈寧

宮之右室詰旦由宮左陟望海樓樓不存基尚在旁

之蒼松虬幹從石隙橫出側立倒垂龍蟠吼踞謖謖

如奏笙簧已轉東南至擂鼓臺渡柳子溝謁白雲岩

羊腸鳥道百曲千回平視羣峯羅侍左右俯矚衆壑

窈窕横斜徘徊不忍去因援筆為記

重建先賢任子廟碑記　國朝陳灴

熙朝重道崇儒凡先聖先賢祀典庀飭惟謹守土之

官得以奉揚休美歲時舉行遵成憲也余於

今上御極之七年四月來守濟按誌濟爲古任城任爲黄
帝少子禺陽始封之地即以爲姓歴唐虞夏商至周
以太任興又封奚仲之後於薛薛任姓也别封伏羲
之裔風姓於任故兩地皆有任姓春秋時任子不齊
爲孔門七十二子之一雖史稱楚人盖薛自齊宣時
併於楚薛距濟僅四舍考厥源流産於濟而徙於薛
有唐封爲任城伯殆原所自云濟東郊舊有祠歳久
蕩爲風煙其裔孫孔昭順治辛丑成進士興懷先祠

傾圮欲重修葺遂呈儀部咨行撫軍查明特允所請於余履任之九月二十三日經始鼎造為楹者四週界以垣不百日而工竣巍然巨觀以余有督理之責且分俸佐之徵言以記其事余覩廟貌不禁喟然曰聖道之在人其三光之麗天乎仲尼之聖日月也三千之徒星辰也三光無處不照聖道無處不存國祀之可鄉祀之可矧本支百世弓冶相承家祀之又何不可也讀當陽家傳任子衍教桃鄉雖楚烈一炬後

莫可覩述然先師鐸振當時道垂萬世一時景附之彦俱有夾輔之功任子其一也祀孔子於闕里祀任子於任城猶覩玉者思崑岡賞珠者溯合浦於義均有當焉用以推廣

朝廷重道崇儒盛典其容默默已乎因敘其顛末併製侑詞八章勒之貞珉使世世歌而祀之庶余叨守兹土翊教興學之心藉以併見亦附青雲之一端也其侑詞曰任之皇祖有熊肇土震器發祥爰開氏譜錫

嘉稱兮媖母衍祥厥生禺陽綿綿帝胄克大而昌允再興兮孟津既集追崇是急大母惟任華胥熠熠祚永蒸兮倬彼杏壇豐其羽翰三千七十子選是館堂已升兮宋唐追寵疏封五等伯之矦之百世其頻聲愈弘兮煌矣雲孫並運海鶗欲彰先德棟宇斯存神所憑兮巍峨廟貌用宣文教賢愚矜式是則是效衆其蒸兮樹兹豐碑於泗之湄熙朝泰稷與天同垂祀聿恒兮按州志炷係江南鎮江府丹徒縣人由順治乙未進士於康熙六年五月守濟寧令云七

年四月
似誤

敕建河神總廟碑記

國朝 楊茂勲

原夫山川之祀於望秩著其儀典禮之文以埋沈順其性所以昭百神之靈爽宣二氣之大用傳稱盛德易紀有孚由來尚矣故榮河表歷則五老浮圖黃龍負舟則元圭標瑞應龍畫而伊闕鑿綠文授而延喜歸鼎鑄於金知鬼神之情狀𧨏墮不掇啓委宛之金笥凡以免逢若於山林急憂勞於天下也是以浮泗

浮淮表河海相通之概遷囂遷耿頌誕告三章之言周遷砎礫於長淮漢決金堤於瓠子爰疏爰塞負薪奔命於其魚鳩工傜工無藉飛芻而輓粟蓋止以避水之害而未甞計水之利也乃夫唐籌轉運即江淮河渭而殊舟宋設四漕由南北東西而入汴汎澶濮汎曹滑埋牲加璧樞密乘傳而詣白馬之津徙棣州徙鄆州民困財疲學士憂心而慮大役之起引汶入濟與引汶絶濟未能免陸遞於東阿成山直沽與劉

河直沽罕克恤費人於海運盖雖分用乎水而運未
全資於水也明鑿會通濟漕浮運
本朝定鼎運道因之我
皇上纘
太祖
太宗之鴻業丕紹
世祖章皇帝之令圖格于
皇天誕膺

景命五嶽四瀆咸秩無文簡釐百工授勲河務惟自夙夜
罔敢即寧歷豫踰徐過淮旋魯坐未及煖而大浸稽
天決於煙墩正河成陸相形入告塞決回河於寢興
霜雪之中儼有啓翼景光之示不敢辭曰數也而不
由於已饑已溺又焉敢忘曰祭也而不舉夫後海先
河雖春祈秋報則有司存乃顯應朝宗分而未合爰
即南池亭右報功祠端捐貲鳩工以立廟請奉
旨

敕賜頒帛降香

皇上懷柔之仁與神靈想望式靈之義胥繫是焉於是前列牌坊大門五楹正殿維清翼兩廡殿肅正位配殿列祀河神之凡當祀者戲樓拱於前燎垣周於右東建茶廳為更衣之所西設住持為廟祝之司翬如鳥革百泉匯萬派以瀠洄金碧煇煌四瀆共三靈而協應入廟思敬瞻拜致誠異日黄流息其悍怒轉底墊於歸墟運道暢其支流化滎光於玉燭漕白安行於

祇席民人和樂於桑麻則

帝德

神功永式欽於河洛出雲澍雨長孚祐於邦家系以樂章敬祈神聽詞曰金光爛兮九河蹴崑崙兮揚波窈雲氣兮蓬萊宮經珠闕兮嵯峨神變化兮斯會欻洋洋兮經過右迎神　排閶闔兮九天擘春風兮奏管絃援北斗兮桂漿潔粢盛於璦田浴扶桑兮出日歷玉衡兮璣璿琅玕青兮肅肅歌舞重兮翩翩通梯航兮萬

國聊逍遥而流連右享神　日將暮兮雲為彩銀河倒捲兮風聲碧海縈河兮畏壘憺忘歸兮每每昭靈爽兮河漕肆安流以無待鹽庶無於罪悔長邀貺兮真宰

右送神　按此碑今在江南淮安府清江浦廟

馮太傅適志堂記

國朝　毛奇齡

太傅引年時

天子念元臣復辟無以命寧于其行也

御製五字詩灑之

宸翰中有元臣適志之句維時同
頒者有螭領丈石復鐫適志東山四觔篆于上太傅感焉
遂於歸田之暇築室藏珍即以適志二字顏其堂且
屬宮詹學士沈君為之書記

聖恩也人各有志當其入居槐廳時志在致君即其統宅
百揆平章軍國出與斯世建平成之業志在安民而
今則杜門却謁逍遙桑苧日與劉瓢荷芰者優游出
入以自鳴其志此其間有何一之不自適而事有不

盡然者夫居優總方第為所得而已矣乃或中有未靖在當日機務縴纖末之或覺追習靜思之而無以自安又或朱組繡裳徒取尊榮一旦退居晏閒則晃日之目難於燭幽鄉人有市歸而戚然若自失者何則寂擾之勢殊也且夫人境未有盡也富貴已至當復進兾所未至者餐芝茹蕊不能即效則復轉而覬人世之寵或造廬特薦或起家再入未免元纁白璧安車蒲輪之想皆足以擾而太傅均不爾也太傅嘗

自叙矣七十老人生平無不可自示之心然且淡泊寧静出處一轍
聖天子既以明農許之而優游歲月皆足自適浩浩乎蓋樂天知命先憂後樂志有在焉境固不得而限也故蕭條高寄往往於執政之時每寓其意於東田西塞之間致
聖天子賜詩猶以平泉綠野為辭而太傅自若也太傅之所適者此一堂而已矣堂五楹倍之而十凡兩層旁

無挾廡每以左右兩櫎為藏書之所而左則别為重屋如書樓然堂除廣甃皆以文磚相亞次髙敞燥潔可坐千人髙軒過者碚碚然欲一投止而不得也有當事掃門拒勿入太傅曰盍記之謹記

遊新甫山記一名宫山又名蓮花山　國朝　孔貞瑄

漢武東廵其雄心闊目固將傾洩四海踔蹋五嶽乃獨睠睠於此建離宫何居曰彼有取爾也新甫著於魯頌以離宫故更今名九峯如蓮因號焉世祀大士

香火極盛士大夫遊者輪蹄頗寡名山湮鬱如跗跐之士不遇知己使孤標自賞不亦惜乎山東西有兩侯城逕岡複嶺蜿蜿蜒蜒遠山環衛勢如登機北眺九峯攢翠蓮靨半吐如天水蔚藍精華在隱見之間及山麓諸勝皆斂不露轉訝亢直不愜所望陟天門忽開異境始知大美中涵層巒曲澗百折不窮過快活山登蓮花砰觀石梁飛瀑歎為奇絶蓋山腹結穴要地彷彿御帳崖而深險過之及漢五大夫松虬枝

蟠幹龍鬚蓍蛟髯若欲與秦松争衡者長生池上下兩塘潛相灌注下塘金鯽或泭行出上塘頗有禹門登龍之意其上興雲洞外狹中闊可布几席夏秋雲從洞出滴露如雨閧小渠引洞外激流有聲觀音白衣兩岩萬嶂插天離奇夭矯有天然石屏隔座如同宫異院其腰絡突峯如乳如鼻如腭如臍如龜如麟如鳳峙如龍蹲皆錦疊綉錯有層次而雲溪風隧中怪砂帶水枝脚横生如犢牙如噬嗑如錐如戟如梗如

権如虹飲澗如鼠尋穴如枘投鑿如杵入臼皆棘矜跌宕作鉤距閃撲之形蓋其山皆抱胎水知戀源立則有懷去乃不驟所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僂極窈窕貴矜之勝致矣西北天河水源藏雲根曲沿承之若淨瓶白雲洞人祖廟挂斗巖縹緲天半由懸逕轉上界斷橋深塹隔絶塵緣牽鐵練猱跳而過達新甫絶頂峯類鸎𪗋百里外望之空青不盡杜詩齊魯青未了豈獨望岳云爾乎山四週有朝陽洞仙人橋仙人

洞老虎窩麻塔堌白雲菴春榜溝未子坊三圈懸流之勝槩離宮在山之陽秋千石柱猶存雨後或得遺鈿諦覯新甫宛肖岱宗非比肩之兄弟定繼體之宗子但泰山古穆新甫秀麗品其骨相葢具體而微者歟

重建羊使君祠堂記

國朝 梁九元

嘗攷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雖聖王之制使然哉亦由功德在人思

慕不忘故雖不領王制而愛戴之極尸祝恐後即湮
没已久而猶聞風興思想見其人則孰謂明德之不
能遠也郡志載羊使君後晉開運二年守博州河溢
城没使君祝天冀免生民墊溺願以身代乃投水而
死趙元佑為之贊曰身為犧牲禱於洪水水勢難消
没而水止民思其仁立祠以祀嗚呼偉功不書於史
後博州徙孝義渡祀使君於龍灣河滸有司春秋致
祭順治庚寅黄河決荆隆口潰漕河而北使君祠遂

漂没無存至今往來行人猶指其地曰此羊使君祠也復稱説其事以為美談冑監方公開基居於河干去祠基不數武慨然庀材鳩工創建三楹設使君木主以為有司致祭之地建大門榜曰羊使君祠後建數楹為其子弟别業時供香火遂使湮没無存者一旦鼎新使非方公之好義不至此然非使君之澤有以興起於百世亦不至此嗟乎使君至今已七百餘年史猶逸其名而地方傳説遂思慕尸祀不忘況親

被其澤而功德昭昭在人耳目其受戴如方公者又何可勝道哉

雙忠祠記

國朝　王士禎

濟南故有雙忠祠祀前明廵按御史宋公歴城縣知縣韓公也其祀兩公奈何先是崇禎十一年大兵入畿輔徇山東將薄濟南廵撫都御史顔繼祖被旨移鎮德州阻河為守以戱下兵三千往濟南所有僅羸卒五百及萊兵七百人兵備單寡緩急無足恃人情

洶懼宋公時東廵駐章邱聞警投袂起曰濟南省會重地藩封在焉顧守衛單寡如此吾不知其所終矣乃介馬馳入濟南七疏請援兵而閹高起潛握重兵翺翔東昌臨清間不發一旅東向事且急公請於德藩出内帑犒軍鼓以忠義登陴誓死守大兵築長圍肉薄急攻九晝夜轉輸匱絶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城遂不守宋公不屈死之起潛以德藩淪陷懼罪疏言御史阻遏援兵兾以自解命下撫按覈實以聞於是

尚書徐石麟都御史張瑋等合疏言御史職非守土
學朱聞警馳入危城誓以死殉忠不避難慷慨蹈義
合照御史張銓王肇坤例一體贈卹事未及行而明
社屋矣南渡贈大理卿而韓公已先贈光禄卿謚忠
烈當是時士人思兩公之德哀其死甚烈建雙忠祠
於郡城之西蓋七十年矣
國朝定鼎宋公以子德宜官拜大學士贈如其官韓公
以子世琦官巡撫贈工部尚書論者皆以為兩公忠

義之報天道灼然如此而歲月𡚁久祠祀圮廢康熙四十三年宋公之孫廣業以僉事來為監司明年韓公之孫鎬來知濟南府事惓念濟南為先公殉節地政事之暇咨訪遺獻得祠址于仙台里木主尚存居民房氏慨然流涕有志興復而六郡士大夫洎歷之耆老思兩公之德久而未泯請於開府藩臯即故址鳩工肇始六月二十有一日閱三月而潰于成輪奐有加於舊於是六郡士大夫書來請記其事余聞之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禮之訓也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儒之經也委質為臣不幸而丁衰亂之世又不幸而處危疆存亡之秋雖有弘濟艱難之畧無所用之成仁取義惟一死耳古忠臣烈士如隋堯君素南唐劉仁贍宋李芾元余闕其死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身膏草野而名蔽天壤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兩公之事衡之何多讓焉傳有之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

死勤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齊人之祠祀兩公也合于禮矣傳又有之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僉憲太守之慨慕而興復是祠也非古君子仁者明者之用心哉余濟南人也慕兩公之風烈數十年于茲一旦躬逢盛際不可以無言爰述兩公殉節顛末以為之記宋公諱學朱字用晦江南長洲人明崇禎辛未進士韓公諱承宣字長卿山西蒲州人明崇禎甲戌進士

新建萊州府試廠記

國朝黃叔琳

粤自校士之制興試必置院院各設廠山左各郡案屬分試遵舊制也顧他郡多庭楹翼然而萊州府獨設蓆廠臨試取辦卒成凡葦篠之材靡不徵金木之工罔不役吏一不虔民用滋擾然葭牆板席上穴傍穿冬霜夏霖衝風飄雪士子殊以為艱已丑六月余歲試於茲見其坐次逼窄肩肘戛摩因謂文場校士使其支體不展責以藝之善可乎遂蠲俸倡議恢拓

而郡守陳君積有育材興教之能力以其事委之陳君毅然力任經始於庚寅之夏凡造東西文場六十楹翔阿隆棟閎敞高明寔土畀窪用避燥濕具桌凳九百副魏揭棹楔以壯觀瞻盖陳君復佽俸僝功而七州縣之牧宰協力助贊故不斂民間一財不擾工匠一役迄秋七月而營造告成八月余適科試再臨闤闠肆廛優游樂業入試院左右審顧規模煥新試之日士皆作止自如無復曩時拘束之態而深幸斯

舉之為經久計者至也試既竣余乃諗於多士曰國家養士訓之儒師復董之學使歲科兩試品定進退優劣三年甄其俊良而賓興之可謂勤矣我
皇上壽考作人廣鄉會之額增儒士之員羣彥彚征倍盛于往昔而萊屬襟山環海人士磊落而英多生童就試者每邑不下數百人披華啓秀爭欲奏能於文字之場夫上奉
聖天子德意而俯觀人材之盛凡除敝更新革陋增舊使

者區區於此偕其地之賢者經營而揆度之寧敢不盡心焉然吾與多士之勉學也在積之平日而後試之一朝使挾三寸之管待蹈此數尺之地徒以仿橅帖括勦取塗澤以是稱文章能文者云爾乎昌黎訓培根俟實柳州戒輕剽浮夸制科之文猶爾也且此邦嚮推名藪膠西之儒術北海之經書具有典刑二三子昌亦稽討於古先研究於性學寤螢案雪孜矻日深一遇局試各發其奇膏沃光熊窺其底蘊非徒

竭一日之所長則兹之操觚呈藝於風簷之下者非即闈戰之先聲颺廷之發軔乎抑又思按部考試者所以觀學校之成也士必有質而後有文學貴明體而後達用今萃二州五縣四衛之俊於考藝之次旋進而羣迪之固將儲有用之才仰佐

聖朝思皇俊乂之選期望豈淺鮮哉昔李泰伯袁州學記推重於漸摩禮樂樹立忠孝深耻弄筆墨邀利達之陋習則余與陳君之鋭意斯舉者寔冀有魁人碩

彦將來輩出於其中足上為邦家之光而非止徵文字之美也陳君名家積學久歴場屋稔悉士子之苦辛計工量材纎悉周至敬以事聞於大中丞虞山蔣公嘉與樂成振興彌力余既善其志勤功敏士恬民安而并敘所以恢崇教術之意備書於石以為萊人士勸凡七州縣之牧宰樂相佽助者例得列名於石方且以俟後之來者因時繕葺加惠於人文之地亦將有所徵信焉

遊徂徠山記

國朝 趙國麟

徂徠列泰山前猶老人几泰山坐而憑之尚傴其背若將俯焉以故藐徂徠者殊衆然松徑竹溪名藉甚典册中心竊疑其必有異每欲邀同人遊荏苒幾十五年不克遂康熙癸巳九月徂徠道者邱師以木瓜三枚餽大倍常品色深黃幽馥内藴問所由產曰樹生礫石峪石罅中歲可得數十枚予曰異哉因與邱師約廿二日丙寅同内兄黃子徵野門人張子漢張

金子與參往遊焉行三十里小頓於圍瓢至汶河沙平水淺一望無際隔岸諸峯翠黛撲人眉宇渡河數百武道旁豐碑大書宋太子中允徂徠石先生神道乃太史宋繹田先生所建者銜書山西太原平定州判此先生劾閹黨被黜時也殆感慶歷聖德軼事而題此碑乎緣山西行數里一峯峇岈崒嵂勢欲飛墜卭曰此攢石崮也竹溪六逸堂在其下又數里山隈叢樹森鬱殿宇廊舍若人冠巾幘褋立其中卭曰此

四禪寺也又十餘里至茅茨薄暮矣山巔野燒明滅
如雲月隱現卭指山半紺碧相間若樹若石者曰其
中為十六峪轉而東行五六里至山陽高子靜遠家
叩門登堂菊英遶屋亭軒甚幽主人篝燈放酒縱談
徂徠之勝以二聖宫礤石峪為最廿三日飯于高子
孟凡希程家高子昆仲具肴榼以葫蘆盛酒使小奚
肩之出村未半里東北一峯鬱確上鋭張左右翼中
權奮勇爭先渴驥奔猊勢不可犯峯前去巔不數咫

殿閣皆露鴟吻蒼松數株與石色相亂髙子曰土人名此峯為三嶺崮其東北為礤石峪其西北為二聖宫請先從西北入予曰諾行二三里甫入山道上怪石星羅碁布支麓起伏皆作峯巒迴環映帶步移形換沿溪行里許西北一山端嚴静正三泉出山趾匯而為池清鑑毛髮渡大溪北望諸山層巒疊嶂相爭相讓而出其最髙者為太平頂其西為桃花峪其南為毛老谷又循小溪而北兩山漸狹大石障其前幾

無所見下騎步行從石東轉上忽現一境青松紅樹參差上下依山為閣茅屋數椽叢篁繞之門前石梁横亘流水潺湲其上同人皆驚歎為仙境渡石梁至閣下遥瞻閣上兩像並坐東為老子西為孔子此二聖宮所由名也坐老聃于左豈惑于史遷問禮之説歟抑尊神道尚右之説歟由閣東拾級而上為三清殿其下貧樂巖為元人鹿皮之隱居處鹿以儒隱于黄冠杜仁傑撰銘碑殘剝不可讀由貧樂巖轉而北

為演易齋大刻篆書三字于石稍南草堂三楹為希程讀書小齋啓西窻千巖萬壑奔赴窻下夕陽繪影衆山皆紫希程又引穿竹攀崖而上有大石方廣數丈如岸磧墮地南向為洞俯面入中可坐五六人希程請題洞名予顏曰簞瓢所以繼隱士之志也希程設酒脯小酌問礫石峪于道者道者曰踰東嶺可十餘里騎不得上由前山途頗坦殊遠因亟命僕同邱師持幞被驅騎出山期見星而會予與徵野等各持

藜杖倩山中樵子作鄉導登東山樵子指道中狼跡大寸許同人皆有戒心轉而南忽見一峯突兀傲岸迎面而出即之甚邇似乘堙相闚者樵子曰此三嶺崮皆面也踰嶺望之却在天際其東嶺如人如獸如列几筵如陳簠簋如建幢如樹幟肖形賦物不一而足東行至一嶺石皆蛙形俯仰向背跳躍聚散大小數百頭下嶺北行至風門口曛黑無所見忽聞羣狼嘷鳴悲慘激烈巔髮上指樵子大聲疾呼同人叱咤

繼之響震巖壑過風門口東下又聽犬聲四起與人聲狼聲咿啞呌嘯嗷嘈喧豗山鳴谷應樵子曰將至矣稍前人聲漸近道童來迎予左手拍道童肩右手扶藜杖行落葉中索索有聲屐滑將仆者數下視澗中樹石查牙虎豹蹲踞虬龍怒拏羅刹變相倏忽萬端險不可測將下嶺樹中火光熠燿道人持燎相迎從樹下度溪到院中惝怳夢幻似不從人間來也煉師解純一鄒平人深情古貌少習黃石家言設山中

蔬果飯客言開山于仙尸解事娓娓可聽久之邱師來東燭引同人從屋後緣古藤梯石而上木瓜竹樹叢生石中石巔倚崖為茅屋屋東上為純陽閣閣東南上又為玉帝閣閣前砌石為欄火光中見諸樹杪盡出閣下閣東曲室解師丹榻也予曰今晚當借蒲團一片地矣就寢夢中猶陟危峯不得上數驚覺殘月入窻狼聲遠來枕上淒清欲絕披衣起坐視窻外月光漸白昧爽啓戶閱昨夜諸境恍如隔世事所寢

曲室在懸崖絶壁之上古柏之巔乃知身卧鶴巢㨾
窟中也從院中遥望貴人峯孤秀刺天上下如削西
剡其首有同半圭出門外西溪流水從大石下引過
門左穿竹根浸灌蔬畦圃外古樹彌望黄葉半脱微
間丹碧由圃東上嶺遊陳摶酣睡處側身而入為門
直身而立為洞鞠身而登為樓轉身而臨為臺聳身
而上直凌其頂為峯皆大石磊磊自相倚着疑有巨
靈負而疊之循嶺北半里許為煉丹爐石更大于陳

摶睡處渠渠夏屋深廣軒豁中有天然丹竈東南諸
峯軒軒霞舉皆具飛昇之勢下嶺到澗中老樹怪石
觸目皆東坡藍本登南山小普陀巖正拱貴人峯下
巖過小澗登西山山中田父攜雞酒來助道人供客
同人遊興愈豪飯後登純陽閣從閣下至貴人峯下
仰視巉峭雲端一柱幾欲擎天定有仙人瓊館設青
精石乳以待但不能化作猱玃騰身直上耳轉而西
覾于仙葬衣冠處下大小石梁選大石倚崖環坐四

望峪中曠如奧如兼擅其勝浮大白話山中雞犬桑麻大類桃源人説避秦事不復知外間尚有魏晉同人皆神怡心曠樂而忘返解曰立夏三日則櫻桃熟赤珠映日火齊萬樹百鳥飛鳴聲中簫管坐磐石餐丹砂吸寒露沁入心脾爾時先生肯來遊乎予曰來解曰深秋巖壑盡變楓林霞烘雲染丹朱萬狀猩血浸人袍袖眩目醉心爾時先生肯來遊乎予曰來解曰峪東為光華寺又東為大悲菴西北為中軍幛又

西為紫源池皆徂徠幽境也先生肯遍遊乎予曰總
俟櫻桃紅葉時當辦幾量屐踏盡徂徠萬壑雲耳時
日已下暮希程静遠同田父俱去予與諸子復留山
中晚登西嶺尋來時路問諸峯名于解師為作遊記
張本廿五日辭解師出山過遥瞻門渡隔壓橋行兩
山間奇石絡繹令人應接不暇將出谷口西偏一山
自巔及趾如羊數千頭立者卧者跪者觸者嚙者乳
者舐者負者奔者登者墜者大者如羝小者如羔予

謂徵野曰此君家初平叱餘之石也稍南為女智崮

轉西行二三里至天保莊遂乘騎經三嶺崮前麓山

川映發標新領異無一來時舊境廿六日別高氏昆

仲一路望徂徠諸峯如逢故人矣三十里至汶河南

岸拜徂徠先生墓觀先生所作墓表為孔彥輔書先

生集中有拜掃堂記云石高五尺廣二尺三寸厚一

尺列辭二千三百六十八字信然然堂已圮石已泐

字已闕且始祖以下三十二墳碑多湮沒存者僅碑

額數字而已予讀徂徠集孔孟仁義之言未嘗離口其文嶙峋硉矹磥砢歷落而浩然之氣布濩行間真具體子輿氏之氣象者夫山之奇奇以石泰山巖巖藏萬仞之石而不以石顯徂徠峨峨分泰山一支而遂以石著此泰山與徂徠之分即大聖大賢與賢人之分也低佪不忍去者久之歸而為之記

重修德州學宮記

國朝　孫勷

德州儒學之建其來舊矣按州志元至元中知州秦

政以夫子之宫在東南隅地形汙下水潦時沃乃卜遷於州治之西南至正間知州賈棟興脩一新然猶是西南舊學也洪武間知州閻九成乃遷今地實在州治之北嗣是屢經脩治其時則正統景泰成化正德嘉靖萬歷天啓其知州則韋景元鄒銘洪剑楊愷王縉王翊陳秉忠邢奎宋明德馬鳴瑞安受善本朝康熙十二年知州金祖彭又重脩之自是以來日就傾圮凡五十年蒞斯土者宜有事焉而久未之聞

也嗚呼豈非俗吏也者安舊守陋以末務而忘之而不知維新厥治實繫於此乎雍正元年
聖天子新登大寶穆然遠思深探治本以興學明倫育賢造士為急追王孔子先世至於五代
親詣辟雍行釋奠禮又
特發帑金修復闕里聖廟元年
恩科特開二年補行正科其登進士者選授庶常外又
特恩授官若而人蓋天下士子欣欣向風蔚然振起而

德州密邇

帝畿被澤尤深人文之盛宜遠軼曩時者於時三韓陳

使君適自掖令擧最擢牧吾州之人聞使君之來舉

欣然喜相告也曰使君治掖風流令行久矣今其必

大有造於吾州也及使君至未數月愛立威行訟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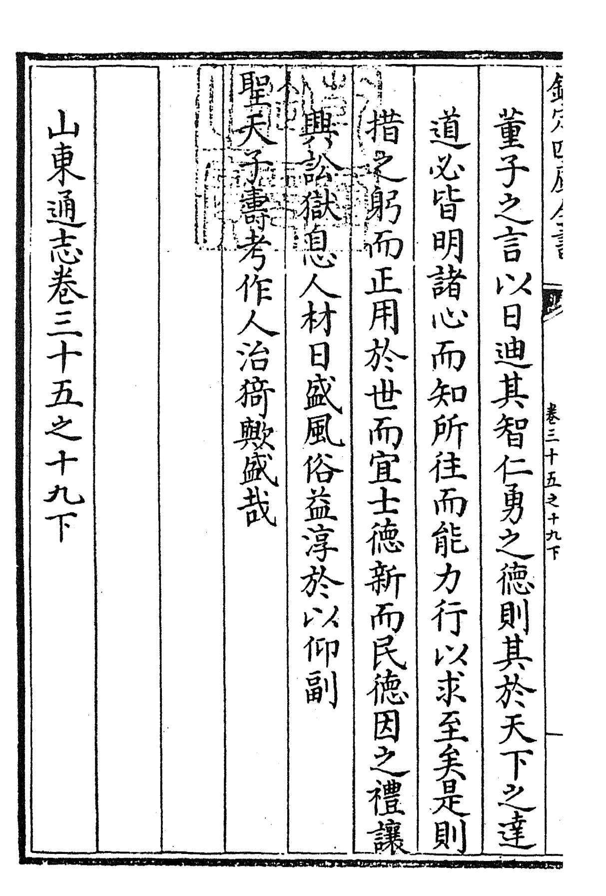
事舉覲於宫牆慨然興曰吾方思所以新吾民其必

也新吾士乎學宫仍舊士何由新遂計税賦所羨歲

入如干金益以督理糧儲侍御賀公捐金十二觔又

勑之半及州紳士願助者如賀公之數凡得千金曰
是可以集事於是鳩工聚材選期命匠無曠日無溢
費經始於雍正元年某月某日及雍正二年某月某
日而落成自正殿内外兩廡以至戟門櫺星門泮橋
明倫堂尊經閣前後甬道四面垣牆他如講勸之位
退習之齋膳浴之所或脩或增煥然秩然巍巍奕奕
皆一改其舊而式瞻厥新矣又延致士之篤志而好
學者使集明倫堂前之新建齋舍而肄業焉日有廪

月有饑盖吾州人士沐浴歌咏於斯地者洋洋乎盛
矣於是使君書來屬勷記之勷惟使君之欲新吾州
人之德也至矣士之學于斯者其亦思所以為日新
者乎盖士之不能日新其德也學則不講故也州之
前賢董子不云乎事在勉强而已矣勉强學問則聞
見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學問
而知明智之事也行道而有功仁之事也勉强於斯
二者則勇之事也勷願吾州人士之游於斯者依循



董子之言以日迪其智仁勇之德則其於天下之達道必皆明諸心而知所往而能力行以求至矣是則措之躬而正用於世而宜士德新而民德因之禮讓興訟獄息人材日盛風俗益淳於以仰副

聖天子壽考作人治猗歟盛哉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九下